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一

章奏一

論人戶役差劄子 除江水提舉上殿

臣伏觀元祐中旨揮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  
令崔募蘇軾上言謂聖恩欲使百姓空閑六年紹興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續降旨揮批未者歇般止於六  
年使與白脚人比並再差行之數年民受其利迺因  
宣州一鄉上戶極少下戶極多守臣奏請本欲不候  
歇役六年即再差上戶有司看詳誤將歇役六年旨  
揮使行衙改遂致上戶却稱朝廷改法是以鼠尾流

水差役必歛差過白脚始肯再充當差之際紛紜爭訟下戶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戶稅錢有與下戶相去百十倍者必俟差過下戶則審家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前守徽州且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及一貫稅錢者民間哀訴誠為可念臣愚欲里聖慈將紹興二十六年旨揮依舊施行庶使細民鼓舞德澤取進止

貼黃臣謂役法全在守令得人若付之胥吏則舞文生弊不可勝言今若施行歌役六年旨揮亦有今閔防事件謂如一郡之內上等五戶稅錢五十貫中等五戶稅錢三十貫各曾應役下等戶並稅錢五貫以六孫是白脚若以歌役六年再差稅錢在上之人却恐中等五戶僥倖再差不及如有似此去處乞令自第一戶差至第十戶然後再差第一戶所貴役法均平上下稱便

乞勿禁繫大獄干證人劄子

臣仰惟

陛下哀矜庶獄視民如傷丁寧欽恤

縣之吏未能盡體好生之德不無冤滯以干和氣臣伏見諸縣徒以上罪雖有結解期限而吏胥利于追

逸求覓或一年或數月始以解州又數月或半年方  
能結案或囚徒蕃異則又未可預料其囚以身犯法  
禁繫固宜獨是事發之處或在邸店或在道路一時  
偶與相違之人見其聞鼓死傷便為證左相隨入獄  
雖供責已具而獄吏或以無保識或以別州縣慮其  
再追不至例皆同拘牢戶同解本州直候結案無蕃  
異方得釋放蓋證左之人多是他州商賈與村落農  
夫或有老親弱子別無他丁必候其人營販作業始  
可主治一遭禁繫動經歲月其家啼飢號寒遂擠溝  
壑其身或告疾病因而瘦死無罪墮命深為可憐臣

愚欲乞聖慈嚴下州郡應諸縣所追證左若供責已  
具限一月先與否保知在或村落農夫在市無人保  
識即令押下本都知在或宅州縣人即傳押付本出  
隨其鄉鄰召保施行皆不得別為苛留聽令從便經  
營日食若罪囚到州辭情異同或移獄別州勘勘必  
須再追證左並委長吏取緊要人量行點追如或違  
戾常令提刑司覺察按劾重寘于罪提刑史察者諸  
司互舉之庶使無辜之人不致久留縲紲其家不致  
窮餓孰死以副陛下愛民止辟之意取進止

乞許逃業子孫贖產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建康上啟



臣伏見頃歲江鄉之民多因荒旱遷徙淮甸比遭虜  
騎之擾復還故鄉而所棄祖產皆為官司估賣雖欲  
復業已不可得秋老携幼茫然無歸所謂田園悉移  
于形勢之家但用低價計會十不償一至有指名投  
狀請佃入己而量輸租稅者于官既無所得於民乃  
有深淳徒以惠兼并力勢詣託州縣之人揆之物情  
未見其可仰惟陛下聖德仁息先被回表惜但忠厚  
之意奉之為民蓋已度越唐漢况于凋瘵流徙之餘  
僅存軀命王政所施莫此為急臣愚敢乞眷慈下諸  
路揭榜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凡州縣所賣逃產

如元業人及其子孫願以元佐官價就贖者仰即日  
寄庫納錢給據還產如係承佃者並行給還其中種  
之類係買戶續置者則還其主如或怙強恃勢尚復  
非理執占州縣徇情迂延不為理取許經朝廷越訴  
仍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奏劾如有犯者必罰無赦  
庶幾垂盡之民仰霑德澤不致轉楮溝壑以副陛下  
視民如傷之意取進止

乞罷諸路抵當庫劄子

臣竊請戎車既動支費倍增賦入百限生財極難納  
粟入官昔揮今已半年縣邑至有計苗一石歛錢一

于以資貼上戶者酒坊預借亦將月州縣多有追  
呼鞭治留之繹紲者而江東一路方得十一萬緡生  
財之難如此臣伏見諸路常平抵當毋慮百萬貫始  
欲輕息利民而出納者邀留需覓得之不時故民間  
不復興官為市率皆官吏作弊以麤惡之物抵質高  
縱久而不取遂成失陷所存見緡又掌之者那乞侵  
借今江東一路共有本錢十五萬貫而所名息錢總  
二千餘貫臣愚欲乞春慈將諸路抵當庫並行減罷  
所有現在錢物限日下盡數起發如有侵兌並勒填  
補庶幾少贍軍旅之費取進止

乞添總領江浙財賦字劄子

任淮東總領日

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臣所居官  
以淮東入銜而置司鎮江府所拘催錢米並是江浙  
諸州向來只有鎮江一軍則元科撥錢米足可支遣  
自用兵以來淮上增添宿衛軍馬及季實一軍並是  
鎮江總領所應副雜蒙朝廷科撥錢物而州郡頑慢  
官吏各以不相臨統藉口視文移為故紙公然占悞  
不以軍事為意雖朝廷屢有指揮許按發違慢去處  
及浙西官亦許通行荐舉但官名未正終是踈令不  
行且以季實及宿衛司所屯淮上軍馬計之每月所

費錢二十萬貫米料四萬石截日終已那充支發  
錢空百萬貫文米料一十六萬石而所科撥諸處錢  
物但有千江府發到錢一萬貫文常州鎮江府發到  
米六萬石錢一萬九千貫其江東諸郡月椿錢並不  
按月解發已拖下五十萬貫臣切恐秋冬之間或邊  
塵未息淮上必須增戍若不預行椿積則緩急之際  
無以措置如江浙州郡玩習弛慢無所忌憚必致失  
事臣已條具州郡少欠數目申尚書省乞取旨行下  
令如期起發外臣愚欲乞依鄂州總領官例於衙內  
添總領江浙財賦四字所有違慢去處乞依前後已

得指揮將當職官奏劾取旨重行點責人吏即追呼  
漸勒其它事件只乞依元案已得申請更不敢別有  
增添陳乞廢幾官名既正可以督責應辦不致有誤  
軍期干犯官嚴俯伏俟罪取進止

乞令漕臣備辦餽運舟舡劄子

臣伏見諸路總領官只以科撥為職其餽運之事則  
漕臣所掌自海州被圍內外關食所運錢糧淮南漕  
臣則以殘破之後舟楫未辦為辭隨軍轉運又稱官  
係浙漕不能於淮東辦舡為辭並妻臣本所徑行津  
運臣以駕鈍之材誤蒙使令不敢避事曠職到官數



日間節次起發米四萬石錢九萬貫銀二萬兩馬料一萬石並是臣措置舟舡般運徑到楚州鹽城縣交卸入海所發網運有在運河阻淺者又親到揚州尋雇客舡盤減前去其泗州軍馬錢糧亦有臣本所網運徑行裝運至軍前者目今遇他州網運到來未敢下却遲急可以勸諭令渡江前去應副急關當開暇之時一方用兵津運已是費力竊恐秋冬之間兵革未息饋餉愈多如臣本府有網舡可以撥發及客舡可以就用臣自當依國同共津發若它州別有網運到來漕司仍前推避盡要臣本所津運必致有誤軍期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淮東漕臣及隨軍轉運令先期廣辦舟舡以備將來餽運不啻推托致令誤事取進止

過江催發米網劄子

臣被受今月二日聖旨處分海州軍食事臣雖已科撥米斛過江竊慮入關之後或舟大水淺無船盤減官司不着緊催趕依前留滯有候軍前指準臣遂干次日躬親過江至瓜洲方見齊旆武瑱網相繼入關及到揚州根刷得米寔張受而網米壹萬一千石各已于今月三日以前經過前去外有張球梁平兩網

共米一萬一千石內有一船裝二千石者阻淺在城內撐駕不行臣遂而見向子固即時措置尋雇客到舡二千一隻共五千料用一十三隻盤減臣隨行支與地里雇錢三百餘貫仍更支錢一百貫文付兩綱押人添助其他篙梢口食差使臣吳弼坐押已于初七日申時起離揚州訖尚有用不盡舡八隻存留在岸已移牒強及諒候後綱有阻淺舡隻即行盤減星夜趕發前去有轉運司差幹辦公事周伯駁前去監城緊措置海舡臣訪聞前任知縣龔尹曾有官造多漿舡二十餘隻及裕口羊家寨有海舡數十隻臣已今周伯駁訪存在詣寔勸誘使用臣緣本所見計置張子蓋軍馬合用錢糧并據楚州申張杞人馬亦已到漣水縣合要科撥糧食臣若更行起發至前路却恐妨曠本職已于初八日巳時回歸鎮江府訖取進止

過江措置津運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戌時准今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節支為海州被圍諸軍闕食等事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洪追堯濤強友諒體認軍期急闕火急科撥躬親措置津運星夜前去如少有遠候當重賞典



憲人吏決配仍具已起數目日時聞奏臣昨于四月十九日被受省劄奉聖旨除淮東總領臣于二十日起離池州至當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職事聞海州被圍慮恐軍士之食即時檢索山東糧運案牘理會緣自海州被圍以後未見隨軍運副龔濤移文措置搬運雖前總領官徐康撥下張受朱實兩綱米一萬一千石令往楚州鹽城縣分付龔濤津運入海尚未離鎮江府岸臣深慮糧食不繼海道或阻風濤不可預期遂再于四月二十八日根刷得新到宣州廣德軍張球梁平兩綱并四月三十日齊旣武祺續到兩

綱通前六綱共計米三萬三千五百九十石節次前後差使臣丁用獄子玉恩管押過江牌淮南運副強友諒再差使臣催趕至鹽城縣交付龔濤津運入海如有綱舡重大運河淺澁不能通行即令用小舡般轉據強友諒五月初二日甲己交割得張受來寔張球梁平四綱差使臣朱德催趕前去訖今所准聖旨指揮令文急料撥躬親措置津運臣今再于鎮江所推貨務椿管錢糧內裝發錢六萬貫銀二萬兩并裝發馬料一萬石及改撥宣州呂青押到米一萬石前去應副李宝諸軍食用外臣躬親渡江催督漕臣同

共趕發別具奏聞次

支解圍軍兵犒設劄子

臣恭惟聖旨令倍支海州解圍軍兵犒設及節制軍馬行下支散宿衛前軍回歸人犒設一次臣取會到本軍見管五千一百六十人其四千七百四十三人係同張子蓋到海州解圍其四百一十七人係在楚州不曾過淮之數臣將到海州人倍支在楚州人各支一次犒設臣昨聞今春所犒軍士有統將隱設不霑朝廷實惠者致使介冑辛苦之人不無怨望又有增添胃盪之弊臣遂堆垛錢銀在鎮江府丹陽館論

統兵官分列隊伍臣躬親就館逐一點名當面支散雖自來犒設例是折銀臣竊見軍士暴露之久當此隆暑班師道過鎮江不能久留若得銀子倉卒難賣見錢無以應急使用臣輒將軍兵三貫以下犒設之人盡支見錢其使臣三貫以上者即以分數支折並鎮江府前軍右軍太平州武鋒軍先鋒遣發應援海州被圍在城及張子蓋到城下其前項軍馬並皆出城同共追襲立功今各同張子蓋大軍回歸雖五月二十四日旨揮未曾該載臣輒行比附倍支訖款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一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二

章奏二

招安海賊劄子三

今月二十七日據海艇徒黨丁十二潘成陳十二貴  
到頭首人殿前司遊奕寨効用王先等狀稱各有老  
小無所供給無為請受不平逃走鄉下作買賣為活  
為見官司收捉緊急難以存居因而往海同百姓一  
行人船只借過往船隻米糧供給口食即不曾劫盜  
官司物件光為見今年四月內得蒙都督相公鈞旨  
差出朱清訓練張弼秀 沿海招安作過之人仍費



本府黃旗一面上書江淮都督相公招安在海作過人船并榜文沿海處貼掛是先于今年五月十八日在海洋行使舟船到地名洋山收取水滾喫食只見土蒙陳立舍前貼掛榜文係是江淮都督相公鈞旨招安榜上稱說日前在海作過罪犯一切不問是先當時收榜上船說諭衆船首是江淮都督相公有榜招安船衆人伴即便依隨先等有船一十隻計八百餘人當日行使舟船到大七洋內仍見諸處寨下官船不計其數隨後趕捉先等船隻至晚日夜失踪各自分散不知衆船下落光今責押人船二隻向闊一

犬八尺計一百六十餘人船上有軍器冢事等投獻都督相公府充水戰軍前使用先船內有老小單身難為者管乞差本府訓練官前來沿路管押人船到府叅候指揮臣以事非本職不敢輒受令徑詣都督府投狀其人云在明州時便有意招安但以路遠難通來時船主令抱狀投告總領恐前途艱阻身到行府不得乞總領所差人管押人船前來不願官軍同去臣憐其來歸却恐軍將貪功妄行擒捉遂受狀差人押兩名取船押一名往都督府方欲遣行之間忽云一人在路為水軍所擒一人以此潛匿不敢出臣

恐其人猜畏舟復藏避遂請到水軍統制馮港詢問  
事因馮港去海道與賊船十隻相值獲其三隻追五  
隻至明州洋沉船而遁其兩隻不知下落今所投即  
此兩舟是日馮港管押提到賊黨入城在路途見同  
伴一人遂行擒下馮港既押所擒一人到臣官舍所  
藏人亦隨後前來臣遂喚三人到馮港之前馮港欲  
借船一隻管押兩名前去取船其人云只乞總領差  
人自行駕船限在米日到岸馮港見其言如此遂稱  
更不前去臣所慮官軍利其財物別致生事或賊黨  
驚疑移舟它往遂更不令馮港管押又慮其人反覆

再三以美官啗之云汝輩多因商敗折本無路得食  
不得已求生國家愛惜人命本無殺意番人投降尚  
自各與官職多方存恤况汝皆是本朝人民都督府  
已有旗榜招安汝輩遠來自投定作好官不須疑慮  
更生他心其人拜謝臣各已犒設即差本所使臣任  
慶同央級三名管押潘成陳十二前去取船及差人  
管押丁十二前去都督府臣候船到即親至江頭拘  
取軍器以錢物酒肉等第犒勞令鎮江水軍差人防  
還聽候都督府指揮臣候船到別得其奏外

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本所差去使臣承節卽任慶取  
押到招安人王光海舡二隻到岸船面濶一丈七尺  
在船首領以下一百四十七人內五人元係軍身餘  
人並係溫台州等百姓各是少壯雖王先梅願充水  
軍使喚其間多有驅虜到人已中取都督府指揮或  
行揀放或俟防秋事畢發遣臣逐一撫存煬設錢米  
酒肉差鎮江水軍防護不致生事其船欲到鎮江府  
數十里外逢見都督府總轄福州海船使臣王城硬  
將旗傍令受本人招安拘攔占奪不肯放行臣親至  
江頭差撥水軍將范淳西津巡檢劉憲文及弓兵

等人六次催取方始發遣前來其船內有紙甲一百  
一十副槍刀弓弩旗鼓等軍器共一千五百六十八  
件並係王城強奪前去見行追取所有逐人單名器  
甲細數已開具申三省樞密院

### 第三劄子

臣准都督府劄子令將海船王光虜列人放令逐便  
臣今月三日躬親至江頭喚在船上人逐一審問  
數內孫元等二十七人各乞歸鄉再令王先審辨稱  
你是新近虜列之人卽非元來徒伴並各供責文狀  
臣已支散錢米出給公據放令逐便訖其見在人除

首領三十三人外其餘梢工水手八十五人雖亦有  
係虜之人緣在賊中日久各自欣然願充水軍並皆  
強壯臣見行差人管押前去樞密使行府聽候指揮  
會計軍儲劄子

臣契勘淮東分戍諸頭項軍兵及新到步軍司人馬  
除就鎮江支請外月用錢十二萬七千餘貫米四萬  
石馬料六千石臣取會到諸州見管數目會計至九  
月十五日終泗州有椿積米七萬石未係支遣之數  
海州有米四萬六百石可給軍食一年有錢銀會子  
五萬貫料七百石可支一月諸州共有米十四萬四

千石可支至十二月終有錢銀會子二十七萬貫可  
支至十一月中旬有馬料七萬七千石可支一年並  
係臣本所節次改撥前去緣鎮江倉庫目今儲積及  
諸州未到錢米並皆不多難以預椿淮上七月之費  
今等待續到綱運及那減鎮江錢米趁未開闡起發  
過江淮備歲前支費必無少闕所有來年軍用如遇  
開闡則依去年例候江東綱到就撥往瓜州卸入薪  
倉令淮南漕臣來晚措置 運或綱運不到則今陳  
漢用浙西舟船將鎮江錢米運在瓜洲津發所有漕  
運必不致有誤軍期但軍前非泛支用並是就支大

軍錢物不可指約臨期旋行措置科撥伏乞睿照

戍兵請給驅磨阻滯劄子

近准御前劄子戒敕幫勘戍兵借請因驅磨欠剩阻滯事臣已即時取到糧審院狀奏報訖臣尚懼聲說未至詳盡仰勤聖慮臣契勘鎮江諸軍出戍自來不曾借請亦不分擘券曆每遇差出即都統司量遠近以人數移文總領所預勘兩月或三月錢來每軍逐將攢類姓名造成券旁發到糧審院即時批放或出戍日久則又接續再勘除月糧米折麥錢并新添錢米存留養贍老小外其預勘銀子及公掇係出軍之

日就鎮江一頓支請轉變錢物置辦路費及分留贍家其二分見錢及口食米即就軍前逐旬支請至次月全軍過勘大曆本將即以出戍人預勘過錢米自行按月回落及軍馬還歸逐月隨衆勘請若回歸在預勘月分之內則以熟旁改界就鎮江支請更無合併驅磨及回納不該欠剩等事與它處軍馬牀例不同或遇起發急速本軍逆券不及臣尚有先次借支應副者不敢使之怨望失所伏望聖慈特賜眷照取進止

論招軍之弊劄子

隆興二年有淮東赴行在供職上殿



臣竊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光定則事必成然而事  
貴乎成不貴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至  
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恥方策所書明驗可考今  
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  
兵木強而財不豐耶臣世受國恩無以補報幸獲進  
望清光不識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  
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幾半今之  
錢穀朽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  
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臣愚  
欲乞選從臣銜威命徧至諸軍汰其老疾計所減之

數量均百金之人庶某驩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  
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  
偽相仍今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效  
涇刺其來已久掌兵者尚枕盜羸餘以為田宅之資  
苞苴之奉况蕩然不加繩察乎效用日得之鏹三倍  
于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為效用又不刺于  
雖有臣寮申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始以揚州帥司言  
之所謂效用陸百肆拾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  
陸旣石但能挾弓負劍助帥臣騶從爾又鎮江大軍  
一日發營中子弟數百輩唱名于總領所便入武勇

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  
降詔旨赦其虛冒之<sup>罪</sup>聚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  
淮郡所招令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撥  
隸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  
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中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  
軍旨揮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  
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偽國費益屈無以善其後矣伏  
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韋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  
副陛下中興之志干犯宸嚴臣不勝萬死

論東人來歸事宜劄子

臣嘗委曲詢訪東人來歸之故或亡命山澤為彼指  
名者或仍年旱蝗不能收者或規故南來牽連誅  
誘而至者其人蓋以無兵刃衣甲不可嬰強之鋒  
故欲藉王師歸雄其鄉報復剽掠伸其素志然扶老  
携幼流徙失業口累之眾者衣食不能自給間有所  
携皆輕價以售之貧者則三五為羣收拾弃菜于巷  
陌之間官雖計口給粟一家不踰五斗兵將又或折  
辱之恐無以固結其心近者鎮江有衰錢買舟欲逸  
而獲者臣慮其日夜而望歸迫于飢寒計出無聊  
乘隙伺便反以為害欲望聖斷思患豫防參酌漢五



屬國晉宋僑置郡縣之宜專設官吏使之各有司牧  
懷戎樂土不致蜂蠆作于懷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納供軍綱目劄子

臣駑鈍無庸誤被使令總軍賦于江淮之上值師旅  
增益財用窘闕黽勉二年僅逃罪戾今蒙恩歸班凡  
供軍之事不敢枝蔓吏文以瀆乙覽敢刪取綱目為  
要畧一編納之閣門伏望聖慈俯賜宣索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准御史臺牒輪當今年五月一日視朝轉對須至  
奏聞者右臣仰惟陛下踐阼以來務崇儉德始講郊

丘之禮專以誠意交神塞明車輿儀衛下至官吏賜  
予率從樽節臣職在太常不容符嘿切謂古今不相  
泐樂金石八音不入時俗之耳故通國無有習其藝  
者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用之郊廟爾昔者等  
工鼓員不應經法者孔光何武蓋嘗奏罷于漢代前  
史是之今所用鼓吹警場諸工凡一千一百五十有  
九人有司已乞三分減一獨是肄習踵例尚存九十  
八日夫驅游手之人撻金擊石不當律令顧亦安能  
使鳳儀而獸舞而所用日給之鑑為緡一萬三千一  
百有奇誠為虛費臣愚欲望聖斷只令肄習一月亦

可以成聲中節不致闕事殆督費之一端也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禮部論王振服色劄子

臣契勘本部見行右宣義郎致仕王振乞引用覃恩  
改轉服色事朝廷送下指揮據本人元係靖康元年  
于客人處買列代州紬白米空名將仕郎補帖經開  
封府書填續因男脩武郎王洙遇恩累封至宣義郎  
昨未吏部勘當檢准紹興十三年旨揮納錢及六千  
貫之人許行注授無人願就殘零闕據本人齎到紹  
興七年行宮吏部告示照得係納錢及六千貫之人

依前項旨揮合行出官某切詳所繳行宮告示係本  
人自陳稱有朱鈔見得納米價錢當時吏部為無元  
書填官司申狀及公據令依去失法召知識官二員  
委保方許參選本人一向不曾召保到部若使可以  
注授殘零窠闕出官必無緣陞改至承務郎以上可  
以該得服色恩例所乞難以施行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三

章奏三

同周樞密院乞對劄子

臣等今月二十一日蒙宣赴使殿面奉聖訓令討論  
環衛官制臣等今將祖宗典故及唐初十六衛參考  
條其粗備臣等二十九日 輪當學士院 欵望  
聖慈持賜宣召許令面奏開陳因革事宜伏候勅旨

討論環衛官劄子

臣等面奉玉音討論環衛事今將國史會要及事制  
參酌畫一在前竊詳本朝踵前代設環衛官

太祖

太宗朝常以處將帥及降之君臣自後則多以皇族為之故三朝國史為官存而事廢在熙寧中曾令邊將充攝在曾令內職羔攝只是充補班列而已嘗聞靖康初以外戚正任官俸祿太優令換環衛繼以俸薄為言遂復仍舊雖共火之後旨揮不存而朱孝莊制詞可以考驗仰惟陛下聖慮宏遠修飭戎脩設擇起之臣置在左右叩其智謀觀其技藝以備將帥之選甚盛舉也臣等以謂國朝自有設官之名不必遠取唐制

太祖

太宗故事乃可法則今若徑行換授則恐有減俸之患歆乞只令如閣職兼帶若節度使至刺史則帶止將軍橫行遠郡則帶大將軍正使則帶將軍副使則帶中郎將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各分等職錢如得允當所有官府吏屬請給人從等事乞令吏戶兵部因共相度以備採擇

一唐制十六衛 將軍各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宮禁宿衛之事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廩祿軍



團等事親勳翊三衛凡五府中郎將各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校尉各五人每校有旅帥二人每張有隊正二十人武德正觀世重資蔭自二品至五品子孫分補三衛又有諸曾參軍及司階中候司戈執戟謂之四色官

一檢照國朝官制有左右金吾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各有上將軍從三品大將軍正四品將軍從四品中郎將郎將長史等官按三朝國史云存官而事廢蕃酋官舊有

歸德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司候司階司戈後又增保定清遠奉義歸義廣化之名將軍以下又有武寧安化奉華保順之名又有寧遠安遠保安保寧久將軍懷德奉化將軍懷忠武安郎將保忠司候保和保信司階順化安德司戈皆以突夷朝貢受官者充

一俸祿之制上將軍六十貫皇子則二百貫金吾大將軍

三十五貫諸衛大將軍二十五貫皇親則六十貫將軍

二十貫皇親則三十貫中郎將十三貫

一中書備封該載 諸衛將軍 武者模諸司



副使紹興 該載環衛官換贈 諸衛上將軍  
換節度使至遙郡閭練使諸衛大將軍換遙郡  
刺史至武義 諸衛將軍換武翼大夫至武  
義郎

一建隆元年 登州團練使李萬超為右武衛大  
將軍前均州刺史潘文通為右驍衛將軍

州刺史韓召為左領軍衛將軍其後右守信張  
凝右職焦繼勳劉重進杓超白金紹翟美王暉  
陳守習等皆為諸衛將軍除授者不絕亦有除  
環衛官致仕及外任者事具寔錄

一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安遠軍節度使向拱換左  
衛上將軍制詞畧曰王者念宗社之重惡將師  
之賢內外迭居以均勞逸安遠軍節度使向拱  
等事我先帝時惟實臣入則參帷幄之謀出則  
奉節旄之寄粵予冲人肇承丕業豈敢以藩鎮  
之任重煩舊德也式罷藩宣之寄俾昇環列之  
榮拱承德並可左衛上將軍美可左驍衛上將  
軍廷遜可右驍衛上將軍先時張承德帥鄧張  
美帥滄劉廷遜帥 至是皆罷節制歸環衛其  
後初廷訓韋 周勳蘇誨等除授亦不

絕但比

太祖朝極少事其實錄

一天禧元年御史臺言常朝 臣止一二人或請  
告則絕班欲乞增補詔以 宅使慕容德琛為  
右監門衛大將軍西京 藏庫使孫正辭為右  
領軍衛將軍崇儀使劉守節為右七衛將軍染  
院使韓景祐為右監門衛將軍洪倫庫使宋可  
言郭仁浦為右千牛衛將軍

一嘉祐二年以未有差遣諸司使攝次將軍月支  
衾錢七貫副使崇班攝將軍月支五貫候有差

遣別差不得過二十人

一熙寧三年詔今後南班有閑差陝西河東替回  
曾有戰功路分都監至知城堡寨崇班已上克  
攝如不足即于見在樞密院知州軍路分都監  
已上得替未有差遣人內差攝事並具會要

一中書備對該載元豐二年十六衛大將軍二百  
九十四員將軍一百六十二員並保宗室

一紹興十一年右金吾衛大將軍朱孝莊換觀察  
使制詞田仰惟淵聖帝皇即位之初監于先王  
成憲進讀之臣有言今之節度使古之諸侯也

近時庸人孺子或以恩倖得之于是凡外戚之  
居正任者易昇壞列侍衛之名雖竊者能率道  
明訓朕采輿運事異前朝義有當然朕非執典  
右金吾衛大將軍提奉洪州玉隆觀朱孝莊乃  
欽成兄弟之子靖康中宮之屬謹恭毋怠忠信  
自持通練老成見推四姓恩厚于爾匪曰予私  
爾縱毋言朕志已定其復庶車之秩以為戚里  
之光可汝州觀察使

有撰述文字乞奏對劄子

檢會本院見行一司條令內一項翰林承旨學士職

當撰述代示王言事體繁重合有土稟春訓文字若  
循習舊例後閣門引班顯見稽後今後仍許光次祧  
班上風命來臣係太常少卿兼權宜學士院有撰述  
文字合行奏稟款于今月四日土殿敷奏緣臣係卿  
監官難以徑牒閣門伏望聖慈特降眷旨令閣門依  
本院故事引班上殿奏稟伏候進止

乞改定樂章劄子

臣據太常寺申乞修潤將來郊祀太祀樂章各已修  
撰進呈教內

徽宗皇帝兩猷一曲係紹興二十八年



百五十九人近降旨揮儀仗減半臣前曾申請鼓吹  
警場人已三分減一舊例樂工及鼓吹警場人肄習  
九十八日臣又曾具奏減作一月所有樂上凡二百  
六十人太常有籍三十六人有月給錢糧所闕一百  
六十六人旋行招補至肄習之日、支食錢四百文  
尚有格本足人數緣竄名籍中可以規免臨安府行  
鋪名役不無訐屬之弊臣再行研考除登歌壇上樂  
四十八人二舞九十人不可減外壇下宮架二百七  
人今欲減者六十七人凡琴二十人十人可減瑟十  
二人六人可減笙二十人四人可減簫十人六人可  
減笛二十人八人可減簫十二人六人可減塤十人  
四人可減歌二十人四人可減鐘磬四十八架十六  
架可減分請九宮貴神太社太稷給祠一百十四人  
四十五人可減既減身得以省費而于事神之禮初  
無所闕更乞聖裁取進止

乞刺壯健乞白人劄子

臣伏見臨安府衛市間乞勾人頗有壯健者恐是盜  
賊徒覺託此為名 伺察人家之貧富門卷之曲折  
今輦轂之下時有剽切之患不可不曲為之防臣愚  
欲乞眷斷行下臨安府選委官屬因賑濟之時鳩集

乞勻之人盡皆禱祥如非老弱疾病其人可用即與  
刺元廂軍既免具帝飢蹠寒之苦若使有穿窬之志  
亦可使滅心錄謀矣輕瀆宸嚴臣不勝戰懼取進止

乞措置海道劄子十一月十二日

臣伏見淮上斥堠不明將帥無申發文字虜騎渡淮  
經涉七日朝廷方知今已據楚州若分兵取它道潛  
攻通秦朝廷亦無由得聞所慮自彼过渡便道奔江  
兼恐海道不妨賊船往來今年江別無重兵守臣又  
已被召李寶水軍稀少緩急難以倚賴伏乞時留聖  
慮過為隄防于犯宸嚴臣不勝皇懼取進止

乞降親征詔書劄子十一月十三日

臣十一日面對曾具奏陳乞降親征詔書激勵士卒  
至今未奉處分所慮敵人已入淮南兩軍相持以日  
為歲若非戰勝無以使其革心所有詔草輒敢冒瀆  
天聰若或施行乞許臣錄呈三省別行進入其間叙  
述聖意未盡去處更乞處分取進止

進視師詔劄子

臣伏奉御筆改定視師詔臣再有愚見增減數字各  
已貼說款候進天盡降竊慮稽緩輒已擅行書寫大  
字詔本若蒙聖意賜允即乞徑付三省樞密院如是

未當即乞再賜御筆批抹付下臣不勝死罪

請祠劄子中書舍人

臣不避誅戮冒犯天威伏念臣與湯思退舊不相識思退以臣叨中詞科在其前嘗遭秦檜無辜廢錮連蹇在外二十餘年所以召臣入朝供職臣既猥居卿列攝事翰苑疊因宣召誤受眷知遂蒙親權寔之從班臣方念糜捐無以圖報乃聞謗者指為思退之党臣既備數禁近不能盡忠奉公陷于朋比烏可苟進謹責欲望聖慈特賜思退容臣以祠祿者愆于山林之下仰瀆聖聽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辨免兼直院劄子

閏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洪某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如所措伏念臣攝事三時盡窮鼠技仰不能宣布聖意鼓動四方而今之世俗好惡各有偏私毀譽初無公道臣之代言又不能俯合衆論常致詆媒兼內外兩制文書填委日不暇給臣之宜去久矣特以獨員無所辭避今者幸除翰長私以自慶臣已即時解印罷權申知三省豈圖思渥夜有兼直之命臣若強顏貪冒則是宜去而留因退而進洎喪庶耻無以自恕欲望聖慈憐其才盡察



其由裏曲賜矜允使免訛議干犯天威臣罪當萬死  
取進止

第二劄子 閏十一月六日

臣今日幾日

辭免兼直學士院恩命准尚書省

劄子

獵之學文辭燕類切攝

視草積有愆咎既掛議于臺評

之疏非聖

造保全特賜庇護則臣雖竄黜未足塞責已嘗滙懇  
求去仰蒙天語曲留臣以軍事方作而掌制獨負不  
敢堅請諉者又謂臣未自淮東奏陳張浚妄費致後  
因此罷相党枯骨者視臣如仇敵故投匭之章連瀆

淵聽幸今翰苑已有長官書詔亦不壅併尚令廁迹  
寔馬元贄並臣屢有封繳浸招怨怒若不知退必致  
顛危敬望聖慈施天地之大恩全小臣之終始畀以  
使之推行德澤少効指 待別有使令臣死  
避冒犯威顏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四

章奏四

乞罷中書舍人劄子

臣能薄材不靡有寸長過叨誤恩備數兩禁常懼無以圖報天地之德惟知奉公守職不敢附下罔上以邀譽避謗近因繳駁莫汲差除與朝廷之意背馳臣有語言妄發之罪宜在譴何之域即具劄子乞賜黜責緣未得班次已實封投進未蒙施行伏望聖慈憐臣孤立察臣無用速賜罷遣庶使公微之蹤不致異日顛沛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懼之至取進止

論邊事劄子十二月十四日

臣待罪從班獲通清問之燕頗亦預聞  
陛下英武之畧得以仰窺聖志之萬一然人材兵力  
與夫帑庾之積俱不能上副宸衷致使陛下委曲以  
結和好臣又以見陛下利方為圓抑剛為柔者凡以  
仰奉慈宮俯安黎庶為宗社計而然也臣區區愛君  
之心惟願陛下垂意內治常若臨敵日加一日則善  
後之策持久可成和戰之事今姑置而未論然所以  
誤邊計而弱國勢者豈不究其所自乎既備禦略定  
若不推原誤國之人奮發剛斷大明誅賞則臣下無

以懲戒國勢無以振起臣敢昧死畧言之竊觀敵人  
犯淮終成和議如期歛兵初無過外邀求有以知其  
本無侵犯猖獗之意倘泗州不先撤戍彼必不能近  
淮既近矣而邊城守將不望風遁逃則彼必不敢直  
渡既渡矣清口之戰儻山陽大將出師以揅急則魏  
勝不死若又有功則是淝水之殺也敵既留連淮上  
兩月惟六合有堅守之名其它例循三舍之避略無  
尺寸之功倘能出奇小勝亦足以挫其鋒而議和有  
氣此之不能及王莽已回乃有飾詞欺君者是數等  
之人欲望睿明間出奎畫聲其罪而治之則天下欣



快矣又兩淮逃徙之民散在江浙飢凍瀕死雖聞故鄉可歸安能便有生業臣愚欲望陛下特指內帑分遣中都官往緣江州縣于其欲渡之際計口賑之以助其歸則實惠沾洽人上知陛下愛之如赤子則驩欣鼓舞變愁嘆而為謳吟矣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懼取進止

改定德音貼黃

臣所撰進德音其中云正皇帝之尊稱為叔姪之敵國今日付出三省所進詔本改尊稱作蕪稱敵國作與國雖云皇常者蕪三皇五帝之稱若摘取兩字則

文意不顯亦是語病又與國雖是黨與之國亦有謂之所與之國者臣輒併將所換二字除去却意全而句健或未允當更乞聖裁

論國書劄子

六月二日即日御筆依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學士院撰賀大金上尊號國書臣聞之魏杞嘗見送伴使云相繼又須有報謝使來今既遣賀使臣欲于國書之末帶入一句且謝使華之辱伏乞聖慈特賜處分

辭蕪中書舍人劄子

即日御筆依

伏念臣材智學問無分可抹代言之久常懼不稱任

使之意今既叨居翰苑用之已踰其分尚兼西掖賓  
坊進賢之路欲望聖慈特降俞旨俾免兼職干犯宸  
嚴臣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簽書樞密院劄子六月九日

臣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特降  
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  
以質惟嵬之畫刻股弦之臣土則三階以之齊光下  
則與人之所瞻景非有超卓兼資之美者莫宜居之  
如臣者學不足以達國體識不足以苞遠猷再入帝  
城獨叨恩過前後親權曾無先容鏤骨捫心秋毫未

報外日入奉清光伏蒙玉音使補政路之闕臣嘗跼  
忝以臣之餘力薄材倘司翰墨之職尚犹可以勉強  
至于兩地重任必當選用老成有才望之人為之選  
避再三私有回天之喜不謂信宿之後渙命竟出踟  
躕戰兢罔知自恕之計敢犯咫尺威輒披誠悃伏望  
皇帝陛下察其無用追寢誤恩別求時髦以允公論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辭免賜衣帶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正謝伏蒙聖慈例賜臣對衣金帶魚  
袋鞍馬緣臣于今月初九日已蒙聖慈特降中使賜

臣笏頭金帶魚袋牙簡鞍馬今來倘或疊冒寵私在  
臣愚分不違安慶伏望春慈特例賜金帶魚袋等時  
行寢罷廢遵養與不勝幸願取進止

乞贈高祖劄子

臣輒有私悃仰塵天聽伏念臣上世以農桑為業至  
高祖臣某始奮金羸之志有子蚤世獨携二孫遠徙  
州城擇賢師修儒業故伯祖臣某以進上起家隸南  
床而陟瑣闥至先父臣某實傳道訓遠人翰林逮臣  
之不肖先弟獲承先蔭浸叨顯仕蓋相維三世矣今  
追榮之與再及曾祖至于東宮三師獨念高祖未霑

一命無以為九泉之寵臣該遇覃恩并應副軍項皆  
有轉一官公援不及叔使歎望聖慈許將前件恩賞  
回授作高祖父母贈典庶得少伸報達之情干犯宸  
嚴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檢照會要所載李昉贈所生父母

王曾陸軫贈伯叔父而昉贈兄張士遜贈  
表兄皆非常典係是一時特恩伏乞聖裁

乞寢贈典劄子

臣不避斧鉞之誅荐瀆天聽臣比以回授高祖贈典  
冒昧陳乞仰蒙眷慈曲從所請竊聞後有留黃不行



臣以媿蟻之微未有一毫報國而尊祖私情遂以妄  
發為清議不許連日戰慄魂神去軀雖亡者不能需  
被榮章而已蒙天渙許之哀贈則潛德亦以少顯九  
原有知豈不圖結草之報所有已降旨揮欲望聖慈  
特賜追寢干犯天威臣死有餘罪取進止

乞罷第一劄子

臣比有狂妄之請為給舍所論即其劄子乞行追寢  
仰蒙寬恩未賜誅責不避再三之瀆荐有愚采微之  
淵聽大念臣始以高祖萬教子孫變犁鋤而為簪笏  
先臣存日每以思不可及為言臣幸備數近列有未

轉兩官若回授與子弟陞轉則內媿于心下媿于泉  
壤故推述先志求為己者之榮雖追贈高祖未有前  
例而國朝會要所載有贈其伯叔贈其兄贈其表兄  
者皆在常法之外故臣援此典故誅之朝廷始敢仰  
塵丹扆之前不料竟以妄發遂遭封繳臣身綴政地  
私請犯分雖

陛下赦臣而臣若安然在位則人益以臣為罪矣臣  
濟蜀戰粟家居待譴欲望聖慈俾臣罷免庶幾不致  
復繼清議冒犯天威臣不勝皇惧之至

第二劄子

臣已納劄子乞賜罷免屏息俟命未蒙施行伏念臣材無可用

陛下過聽擢之機宥未有一言一事可以利國庇民而私心妄發遂奸物議連日恐惶無地自處蓋綴章使同簡劾事無大小等是為人詆訶豈有身在廟堂之間瑕疵已遺咥點而猶欲貪榮固位臣雖自怨亦不可得况臣近居封駁之職蓋嘗以此責人以今視昔何施顏面更玷朝列方

陛下大明黜陟中微在位有臣如此顧亦何所用之伏望睿慈早賜處分許臣解印綬而去則臣未填溝

壑之前皆報恩之日月也干奈威顏臣無任戰汗之

至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叅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人君以二三執政圖回天下之務非得當世之通儒則安能仰副眷倚之隆而任憂責之重如臣者扶章句綴緝之學僅能不曠翰墨之職而已雖懷尊主興邦之心而材識不逮觸事面墻徒抱微誠初無一得自叨机宥常恐竊位誤國夙夜慄慄未有上印之計豈期渙命俾

叅大政是猶責跋斃之日里則折骨絕筋其亡  
可立而待伏望春慈曲賜哀憐改異真賢不致虛授  
臣無任

論湖北軍須劄子

臣伏見諸路總領所軍儲並倚戶部措約科撥而所  
得州縣之數尚有拘催不足者向來各有椿積錢物  
可以那融緣數年用兵侵耗已盡今或有以急闕為  
言者戶部亦緣財用匱乏無以應副只是行下令將  
椿積錢物那融支遣謂如湖北路去朝廷甚遠今王  
炎改除已數月代者猶未定湖廣盜賊方梗道路必

有阻隔故張宗元以將每為辭懼於之官臣謂今日  
外患雖少定正恐封疆之內有勤宵旰之憂者要當  
止于未萌則斯民無塗炭之苦諸處總領所少有急  
闕支遣失時一夫叫呼嗟瘳何及臣愚欲乞聖新行  
下令湖北淮東西總領所開具目今椿積并見管定  
數及每月合用數目上朝足及戶部覈實如委有不  
足去處即將實有窠名錢物添撥倘使常有一兩月  
儲積則拘催按月未至者可以通那支遣仍乞自今  
以往月具收支所管的定數目中省部稽考無為虛  
又以圖善後所有王炎及臣男規劄子四紙同此進



呈伏望春覽留中免賜降出取進止

進太子冊文劄子

臣奉勅撰皇太子冊文臣學問荒蕪詞意拙澁國有  
鉅典無以鋪敘綴緝僅能成文干犯宸嚴不勝戰懼  
謹繕寫進呈伏乞春覽更賜處分

納密院窠闕劄子

臣等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守選者留滯日月緣右列  
小官皆非臣等所識不能知其為人密院雖有窠闕  
臣等不敢容易差注若俟其干乞一一為之取索考  
覈則瑣碎失辭若徒留窠闕各而不與則小官卻祿

無以進身臣等相度欲將密院知州軍總管鈐轄路  
分都監將副等闕依舊存留外所有諸路帥司將領  
指使川廣湖南北城寨主兵官共一百三闕乞發丁  
吏部依格差注如將來密院或欲于其中使闕亦許  
通用庶幾少塞干求之門而聞公平之路取進止

辭免兼同知樞密院劄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汪澈可除知樞密院事洪  
某兼同知樞密院事伏念臣材器智慮蔑有可稱偶  
承人之璫至近輔當陛下屬精庶政循名責實之秋  
臣鞭策駑鈍無以自強願望輕不能服衆力小不可

任大職。慄。常有曠職之虞。特以坐席未煥。不敢  
乞身。幸今邊鄙入寧。少休甲兵之間。樞臣已有兩員。  
不必更使素餐。其間以重誤國之罪。伏望聖慈。特寢  
兼職。庶幾可以掾過。免蹈大譴。臣無任祈天俟命。激  
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辭免授太子冊文賜銀絹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承中使李綽公文。奉聖旨。以臣授皇  
太子冊文。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臣偶列近班。際  
遭締典。初無文采。可備使令。塵玷寶冊。已積戰懼。遂  
叨錫予。安敢虛受。况當聖政節省之際。而脩數政。途

所宜。休國竊伏。以思。尤難下拜。伏望睿慈。許令辭免。  
庶使小臣。可逃貪鄙之刺。干犯宸嚴。臣無任皇惧。俟  
命之至。

辭免太子冊禮支賜銀絹四百八十匹兩  
第一劄子

臣等忝遇陛下。諏日之吉。發冊建儲。幸叨近輔。後相  
盛儀。伏蒙聖恩。例有支賜。竊自惟念。臣等不材。備位  
乙員。素餐方國。用不足所當。裁損豈敢。貪饗錫賚。獲  
民清議。所有已降旨。揮內臣等支賜銀絹。欲望聖慈。  
特許辭免。干犯宸嚴。臣等不勝戰懼。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等伏蒙聖恩以皇太子受冊禮成例賜銀絹即具奏劄乞行寢免伏奉御筆已經裁減不須多辭臣等近以差充禮儀使及書撰冊文嘗需銀絹一百之賜并免不從已遂下拜今又以宿衛行事之微勞復叨賸于寔惟稠疊雖臣等材品駑下不足以表儀在列而伐檀貪鄙之刺不可不畏伏望聖慈特從懇請使免議譏仰冒天威臣等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提舉玉牒劄子

臣伏蒙聖恩差臣兼提舉編修玉牒臣聞命震悼罔

知所指竊以國家受天明命聖王接武祖功宗德寫之琬琰所以紀重規疊矩之懿以昭示萬世為不刊之書非台衮儒先未易典領顧如臣者識不足以罔羅異聞辭不足以揚厲偉績尸此華削人其謂何伏望聖慈俯諒愚衷特寢成命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五

章奏五

乞出第一劄子十一月十六日

臣聞棟樑窠椀材之大小不齊者若梓人以棟為窠  
以椀為樑則覆壓之患當在朝夕聖至用材顧豈梓  
人之比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叢再疲駕自初以  
綴文為業志在塵竊一第而已不自意留落之後誤  
叨眷知推在華近若使之掌制代言自視猶可勉強  
介承人之乏遂起通列而使之謀王愷斯國論天下  
之人皆謂不勝其任免勉數月曾無有埃之補直情

徑行浸積仇怨內之既不能識牧實材使之穆、列  
布以助成勵精之治外之又不能消弭姦宄致令民  
弗奠居而無錮治之策揆之漢法當在石慶切賞之  
科倘或強顏惠失則誤國之罪誅之無益伏望陛下  
推天地之大恩憐斗筭之無用曲賜保全許臣上叩  
綏而去庶幾不妨賢者之路干冒威顏臣無任  
奉印  
詔不允不滯  
再有陳請

第一劄子 十七日

臣昨早具劄子乞解機政渴踏踰夕未聞大旨不避  
斧鉞再輸借悃伏念臣一介疵賤功無效君降民之

學任于州縣未監靡密畏簡書理獄訟尚猶少有所  
長本駁居高位掌樞獨久而政路贊襄土無台揆軍  
國重事豈非材嘗試之地小智曲見幸繆浸彰加以  
心力凋耗事至輒忘若視蔭空餐不能知難而退則  
罪愆日積將不可赦伏望眷慈察其不逮賜之歸田  
則未淪溝壑之前皆銜恩之日月海瀆宸嚴臣無任  
戰約俟命之至取進止  
奉御筆再  
降詔不允

第二劄子 十八日 而進

臣比殫誠悃冒犯咫尺顏面再降溫詔銜感之  
深淪胥心髓伏念臣疎遠冥頑孤立無援偶因清燕

浸簡宸表擢之集途馴至政地奏啟之際每蒙嘉異  
臣受陛下之知不為不厚嘗謂粉身糜骨不足圖報  
夫犬馬尚能恋主顧臣豈庶輕為去就以忘陛下隆  
天厚地之恩但以臣材局褊淺智識蒙昧既無嘉猷  
逮盡可以振起治功而不量其力欲抑僥倖以奉陛  
下正紀綱守法度之訓所慮積日累月浸招衆惡進  
無所補屈員使令此臣所以日夜恐懼不安其位傾  
瀝肝鬲冀回天聽伏望聖慈曲賜矜宥三瀆嚴威死  
有餘罪臣無任戰灼悻汗之至

辭免除右僕射兼樞密使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持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臣聞命震  
驚罔知所措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一日萬機獨以  
論相為職蓋用人賢否關國重輕繫民休戚非百執  
事之比必有負王佐之材隆巖石之望者斯能副眷  
注之意吉之人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其尊主庇  
民之業皆素定于胸次故違而在上發其緼蓄可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功烈著于  
當世名譽垂于無窮若是則居其位食其祿仰無所  
愧俯無所作如臣者翰墨腐儒新無它技智效一官



猶懼不及乃使之代  
既傳群聽已駭伏望

其覆餗可日月莫制命

陛下曲回淵鑒洞察赤情圖任人英勿嫌反汗庶幾  
微臣得逃非壤之人謫不至重為天下後世之所詆  
訾干犯天威臣無任

乞荐奉監司郡守劄子十二月十六日

臣聞內治之急在乎官得其人今州縣之間倘監司  
郡守皆賢則職事修舉下無蠹弊屬吏之能否如  
燭形無所逃隱自數年以來非不開荐奉之路而風  
俗未變挾私勝公干請奔競曲為題目剡章所譽非

其親舊則是蒙恩訖契之家或甲乙宛轉更相酬報  
名為公荐多是私心故荐贖雖交于公車有司亦祝  
為文具置籍中書未嘗舉行臣以駕下偶補台輔之  
闕見識不明聞聽不廣遠近人材臣不能知其一二  
若賢者退而家食任者不稱其職臣則有罪欲乞令  
侍從臺諫兩者官舉風力堪為監司吏能堪為郡守  
者各一人三衙知閤舉材武可守邊者一人舉而不  
實甘坐其罪俟舉贖既集臣與同列來其名實相稱  
者一一除授或未有窳闕則簿錄以待有闕日先除  
各于除書內稱列所舉姓名它時若有治行著聞

則乞推進賢之賞若所舉之人或進對不稱旨或為  
臺諫論列或為監司案劾或為百姓訟訴驗治有狀  
隨其罪之大小具舉者姓名取旨必罰若宰執徇私  
隱而不奏者亦乞懲戒庶幾實材輩出振起治功天  
下幸甚取進止

以霖雨乞罷政第一劄子 乾道二年三月

臣伏見季春之月天多陰晦而盛寒如冬大雨仍降  
蚕麥秧苗俱有損壞仰軫聖慮致于玉食頓去常味  
災理如此罪將安歸而又僕心祈求蓋對輿阜倘或  
患失不去必致人言伏望春慈特賜譴紘庶幾可以

調玉燭而格豐年于冒宸旒臣無任

御筆霖雨稍多  
未至有害于蚕

### 第二劄子

臣以斗筭之資竊台輔之位夙夜危懼莫知避責之  
計涉春以來常陰為沴禱竺宮以迎梵像放房緣而  
蠲門稅一月至再矣竊調無狀靡所錯躬上之則使  
太官屏常珍而進蔬餼下之則使農夫紅女懷耕織  
之憂臣之罪多矣隆恩天覆不即策免臣上章自劾

拱聽威命而宸

降詔之訓異于常

典街感隕越

施行漢法罷遣歸

田圖任異材俾熙帝載  
觸天聽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召咎證可消矣干

再乞罷任劄子

臣材劣能下無足算錄設叨眷知超居宰揆力小任重自料必致顛濟比以滌雨為害抗章請罪仰蒙聖恩拊以溫詔今早再瀝誠懇又勤天獎使之安我公議不貸遂玷霜簡仰負陛下使令之意雖九死無以塞責伏望眷慈令臣解罷機政以聽譴罰之命干犯咫尺威臣不勝震灼之至

辭免觀文殿學士第一劄子

臣伏聞已降制命特授臣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使居住臣驚傳恩旨感涕橫纒伏念臣不材無取誤蒙簡拔輔政旬月曾茂補報孤負任使浸積過僇竄流遐遠乃法之宜豈期優恩曲垂軫卹使之奉祠還鄉已為人幸書殿隆名所以罷老臣碩德之去豈凡庸罪戾之人可以叨此非常之渥若或冒虞蓋重疾顛伏望聖慈特賜寢庶使危蹤免抵大譴干犯宸嚴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伏准閣門

云云臣仰窺制



命感涕交流伏念臣竊位台輔杖毫無補小器盈滿  
福過災生罪愆既彰難清議倘非聖明憐惻則尸  
諸西覲未足塞責臣自聞罷渥已瀝懇辭跼踖至今  
未蒙追寢書殿美名優祿皆非臣所當得若  
或貪居冒受則大譴大呵益重賴覆伏望聖慈特賜  
處分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日三日伏在通到尚書省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  
旨除臣知紹興府臣踧聞罷命不勝戰兢伏念臣材  
力緜薄智術乖疎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變

理無功百譴既盈罪當竄殛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  
祠還柳綠踰兩月敢謂軫記不忘印加選同柵襟感  
泣何以論報念稽山峯拱行闡寔惟雄藩豈伊罪戾  
之餘可堪師帥之任伏望聖慈改授真材用協羣議  
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  
至

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府恩命今日二十二日准  
都進奏院通到詔書狀蒙聖慈降詔不允者臣  
伏讀聖訓感洋文流伏念臣疎事資嘗試無狀狼

損去國方此省愆宸眷

簡記亟加枚拭付

以太藩仰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而引道載念陪  
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聞望素輕謔何未久深  
虞曠敗復累生成輒瀝愚衷海干洪造伏望眷慈憐  
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度休田里之居獲享治安之  
樂所有思命臣未敢祇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戴戰  
懼俟命之至

除紹興第一子劄子 八月四日

臣入朝二年居輔弼之官十閱月以駕鈍無用之資  
識不足以燭微才不可以任重獨蒙陛下眷知異等

寬其不逮之罪溫顏殊禮常賜稱獎臣殫智竭誠亦  
欲盡死以報奉何福過矣立招致人言上惑聰聽聖  
恩寬大不忍竄逐使得以秘殿真祠優游里閭臣方  
懼叨縻縻稍無所云補豈意簡記之隆付以近鎮驚  
懼感泣不可具言已瀝忱誠懇祈寢免臣犬馬志軒  
之情雖食息不敢忘隆天厚地之恩但以得罪去國  
不敢以奏牘輒至冕旒之前今者既蒙眷慈再加收  
用故敢畧戒梗 臣媿蟻賤微術戢恩渥何以圖報  
干犯宸嚴臣無任

第二劄子

月二十二日

臣近貢免贖 扣九關伏蒙天慈賜之溫詔臣素叨  
眷遇之異仰惟選用 使當即日上道特以會稽  
近藩衆所指自而臣罪謫之餘去國未幾若或貪榮  
疾趨必致重遭譏詆輒敢稽留詔命復布悃誠已別  
具奏劄乞賜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愚衷赦其再瀆之  
罪臣干犯宸嚴不勝戰懼之至

第三手劄子

臣比辱誤恩俾守輔郡荐殫誠悃弗復命旨不敢重  
干威聽已祇拜告命取信州路自澗入潯迤邐到越  
謹具奏稟伏乞眷照

第四手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省劄奉理旨令臣疾速前去之  
任臣自叨除命以言者方在要路實有所畏兩具免  
贖塵柰淵聽仰蒙詔旨不允臣方敢治行偶臣以感  
冷卧疾稽留數日遂至再勤聖訓臣已即日就道伏  
望眷慈特賜原赦

到任手劄子

臣叨拜恩除去 城不遠天日在望犬馬結恋之心  
非不願一瞻清 少殫懇悃蓋以人之多言必有訊  
議故不敢陳乞過 今已到越視事唯知鞭策驚鈍



庶幾少副任使之意瞻望闕庭臣無任感思激切之  
至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五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六

章奏六

請祠劄子

臣蒙見守越亦既半載不敢養高尸祿事無巨細必  
躬必親將期寸效仰副器使而到官以來偶與風土  
不相宜無月不有寒疾氣血頓衰髭鬚俱白近因冒  
冷每夕出汗飲食減少筋骸羸痺自節假之後在告  
又踰半旬深惟輔藩重寄非卧病之地若或因循曠  
弛必致不免大譴夙夜憂懼心如焚灼欲望聖慈察  
臣誠悃賜臣祠祿以歸休里巷庶幾訪求藥餌不致

遂委溝壑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秀王夫人薨慰劄

臣恭聞秀王夫人奄忽薨逝仰惟聖情不勝哀痛臣  
忝居舊弼密通宸居不獲隨班稱慰臣瞻望闕庭無  
任屏營之至

慰莊文皇太子奏劄

臣恭聞皇太子奄忽薨謝驚悼凶訃無不慘悼仰惟  
陛下篤天性之憂念國本之重聖情悲切何以勝處  
臣忝居舊輔嘗通班班進想慈仁篤厚之德金昭玉  
粹之姿含酸飲泣不能自己恨以身在外服不得奔

走儲宮哀臨伏望陛下歸之天數特抑哀悼臣瞻望  
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請祠第一劄子 八月十日

伏念臣特罪會稽行且蒲葢竭力奉職僅逃曠死終  
郡治鑿山作室夜氣與平壤過殊臣孱劣之軀早衰  
易病秋風稍緊便已伏枕而比年以來日昏花而不  
明耳作聲而重聽視燭下之書訊庭前之訟頓覺費  
力日以滋甚倘得賜之休息不遂淪于鬼錄加之妻  
息婦孫之衆呼醫求藥頃頃相望今戎寒在辰喘上  
然有故疾之憂若人卧病 官必致大譴是

敢披瀝胸臆仰投君父伏望聖慈赦臣罪戾許臣奉  
祠而歸少除貨路之期寔出乾坤之造于犯宸嚴臣  
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比殫誠懇覬望叢祠 天度未聞俞允重念臣  
治越以來勉職守訖訴不曾淹留因繫亦復稀少  
而蠲削饋遺省節費用錢穀粗有儲積支遣不致闕  
乏非是託故避難苟求安使特以蒲柳之姿望秋光  
衰孫恐入冬又復多病兼孥累之衆率皆不伏水土  
藥裹閔心略無虛日盡室于此不寧厥居臣之事君

靡容有隱輒犯再瀆之誅復披悃幅庶幾得遂前請  
若或聖慈未聽臣投閑置散則恐便鄉去處別有使  
令乞賜選擇尚期罄竭圖報萬一塵忝聖聰臣不勝  
皇俱特罪之至取進止

自劄劄子

八日

臣迹者累章乞祠蒙恩降詔不允已具奏牘欲申前  
請忽見李八正罷章臣又不能自怒輒敢復干威聽  
臣伏見今日仕官難莫難作縣臣所領郡獨會稽李  
大正其吏材治績為八邑之冠臣嘗草荐章乞行旌  
惟未及投進緣其人賦性 肯任怨以革弊拒却



詣記推抑豪 雖諸監司 亦奉法 治略不假  
借故人多怨之自柳大節到 中懷私意輕信謬言  
多方摺拾皆無事實却 年二月本縣推排不合  
減退浮財及今年五月內 必有情弊今茲州  
追押錄以下卞餘人勒勘李大正既經朝省聲冤乞  
移獄未見施行臣遂與之備申蓋所惜實材能更無  
辜冤抑即非容庇姦賊與之為地今柳大節已遭論  
列將及兩旬旋作日前按章罔上行罰以伸其私憤  
所謂和買即是轉運司備坐都省批下朱申狀所乞  
依上虞三縣例自物力十五貫均敷臣為見此事係

某顯知上虞縣日所行百姓既以為是攀援有請朝  
廷既令施行州縣豈敢違拒臣既已依稟行下亦曾  
傍示諸縣候人爭有詞訴即類聚看詳續行申明改  
正令來柳大節以此歸過于李大正而劾之大正既  
已放罷臣亦不能無罪臣已先次發遣家屬歸鄉將  
職事牒以次官主管見余家居待罪伏望聖察特賜  
罷黜施行干犯宸嚴臣不勝 懼之至取進止

奏水潦劄子 八月二十八日

臣令月二十八日得轉運司報 聞聖旨累次詢問  
浙東被水傷損禾稼仰見陛下憂民之誠意伏念臣

所管新昌嵎縣因

大雨接連台明諸山相

繼發洪下流至曹娥江又值潮大內外水勢相合故  
三縣臨溪皆遭水患臣已將公使激賞庫儲積剩錢  
一萬貫撥入常平案專充賑卹支用差司戶何萬同  
縣官逐一相視量損壞屋宇支錢脩蓋計闕食人戶  
給散錢米訖自此數旬之內連併淫雨雖三次祈禱  
得晴不三數日又復雨作遂致水潦前後盈溢有滂  
江鄉分已即時差官開掘塘岸泄放緣會稽數邑少  
有高卅地段農民併力撿救收刈所積濕稻又復生  
弟在田者皆為水損日今祈禱再得晴霽已三日盡

皆乘急推曬行簸若自此無雨尚可收拾殘零稻穗  
統計紹興八縣田縣除早稻中稻豐熟外晚稻居干  
分之四今來所損約已一半本旬軍人打請正當霖  
雨未晴之際每石米價頓增一貫雖取會到逐縣被  
水鄉分明具回申投運司未有田畝 數日依條  
八月二十日人戶投狀即行覈實檢放伏乞眷照

契勘諸縣發洪水去處因暴水衝擁、石壩毀田  
畝復為溪 非數十年逐旋鋤 不可復耕及有  
潮水衝材 角入江者自來轉運司只是枝蔓行  
遣不肯從寔倚閣致使農民無 稅寔為經久

之害 看踏到田段數日別

伏乞聖察

再奏被水人戶劄子

臣近遣官往上海新昌嵎縣振卹水災逐一循行了當緣山水夜至衝去茅屋弱婦幼子死於非命共四十九人各已等降給錢使之修葺葬送自六貫至一貫共計六百三十六家已令諸縣將被水下戶見次租稅官物並各往催撥所欠數臣將公使激賞庫錢代為了納其闕食人戶已催促抄劄實數即行未米賑濟所有因雨本浸損禾稻之家各已受狀分差官屬檢視訖伏乞眷照

試驗揀汰人劄子

戊子正月二十一日依

臣近准樞密院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病可以充軍者却稱係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冒賞分明臣竊謂近歲軍賞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隨踵離軍使與隸行伍人一等汪授俸祿相繼更不待閑終身微幸誠為太甚臣愚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

並令通知 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年未五十非有



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 與在部人  
表同理名次 注庶幾 行陣 人有以甄  
別伏望春察更賜 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  
進止

再請祠劄子

臣待罪會稽于今一歲有半去秋累上奏牘祈乞叢  
祠仰蒙大恩疊賜詔禮時方水潦 溢敷直頓增人  
情嗷々朝不及夕臣懼有避事之嫌免統職所幸  
踰冬涉春水價如舊人不告病境內無流冗之患宿  
麥在野就熟有期臣以衰瘁之軀不告風土疾疹相

繼願欲少休伏望春慈曲賜矜宥俯從誠情倘他時  
別有使令不敢辭避于犯天威臣不勝踴躍越之  
至取進止

謝宮觀劄子

臣駕劣之質畧無所長猥叨誤知瀛居宰路調馬三  
月自誓竭誠奉公仰報恩紀而才疎智淺曾蕪涓埃  
之補謬言不恕以為罪積丘山非陛下特垂昭鑒則  
投荒不及以塞責去國不久即忝輔藩之寄雖欲抑  
強去惡力圖薄效而訖日積久復無尺寸之功聖恩  
寬大俯從懇請遂獲奉祠以休衰瘁伏聞近者弟邁

進對曲蒙齒錄後 天獎貸其罪戾未忍弃捐臣銜  
戒息遇徒深感泣 雖碎首捐軀安能圖報  
天地之大德臣既 勅命已即指塗益遠鯀稜不勝  
瞻天恋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旱災劄子 八月十二日

臣仰惟陛下焦勞圖治勤恤黎元講求民瘼不啻飢  
渴一聞休戚即日罷行患在士大夫畏縮自愛不肯  
道其實故下情鬱而不達聖澤壅而不流古之人雖  
在獄而有所章之獻至或嬰逆鱗而不顧此風久  
不聞矣臣不材無取嘗玷宰路非芻蕘庶人之比也

居閑故里日之所睹耳之所接不忍斯民日趨無告  
流亡損瘠莫之拯救老私有遁心茹而不吐尚饗祠  
官之祿以自活其妻孥是曾拘馬之不若也故不避  
訛譏不憚諛何矯首凡閣披寫愚慙伏望陛下少垂  
意焉臣比讀邸報伏見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側身  
禱祈屏徹葷味又令帥臣監司汰擇守令德至渥也  
臣謂江東兩郡之旱亦江西湖南之旱也陛下必不  
慮遠而忘近邇彼而緩此時奉違于夫庾角及覩七  
月下旬施行洪潭兩路賑卹旨揮猶未及乎江東兩  
郡豈有司奏牘或未詳盡不能感動天聽耶臣於是

不謀于人而謀於心不應其身而慮其災輒敢犯分  
言之臣之鄉邦自去夏五月至于今春曾無終日好  
雨故陂塘所蓄之水甚鮮並水之田僅能車畝播種  
至于高仰之田種不土入者四境之內居三之一自  
春接夏或累日或盈旬間得小兩尚或不能破塊壞  
地龜坼早稻焦枯具瀕水低田有歲收千石米者今  
有百石之穀若是者蓋無幾也通六邑之中百分不  
獲一二自夏接秋惟六月甲子得數刻之雨既不澆  
潤亦不周徧苗過白露驗陽轉甚晚稻又復稿矣常  
歲八月民種蕎麥可充一兩月糧異時飢僅得蘿蔔

雜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皆以久乾工硬而不可種  
自此不雨則來年蕪麥時米可望小民艱食或有携  
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衆強糶而汨殺傷者或有  
逢縣尉而持刃抗拒致憲司傳以為賊而出兵掩捕  
者前月提舉官吏僕入饒州界親見流民襁負條道  
俟恨無以留之今去者紛々至于卒歲將十室九空  
何以為甯自來旱木嘗絕粒所闕廩食不過  
開歲數月饒州去秋年早未不獲自季夏  
而食闕若秋冬之交有雨澤有人力可以藝麥逆數  
成熟尚有七八月期士民上戶鮮有隔年之儲猶無



以自贍其家故耕夫所不違惜率是交還牛犂  
泣辭而後去所留子贖無水可飲無稗可積不保其  
存也田家營作種尚且艱難右人牛又闕則向去  
春耕益為可慮蓋今歲之早起于饒州若池之建德  
東流與饒境相接者亦薄旱饒之德興浮梁安仁歙  
村與徽信相接者則微有所收江宋之旱惟饒與南  
康兩郡出境則江洪以往亦旱也又老七十歲者云  
自歷年以來所未嘗見今則瘠若不免租則有四者  
無以輸納若放苗不收則州縣何以給遣功聞饒州  
有前年椿留三萬石粟已借充官兵月糧所餘止有

萬石朝廷指以與之不過可支一月見在常平義倉  
二萬餘石併得去年儲粟賑贍尚不能足蓋六邑窮  
民有籍于官者二十萬戶且約一家三口家得石粟  
僅能飽其一月之腹爾倘官無餘粟野有餓殍歸之  
天災無可奈何可也不得已有秩者暫閣奉稍亦可  
也飢餓之民散而之四方不至聚而掠奪為盜幸也  
數予營卒一月無糧其昔境首餒先乎臣區區過計  
非私于鄉邦而然也恐它日重贖所食之憂故具述  
凶歎之寔以聞不敢妄及臆說伏望聖慈察其心而  
信其言採其災而拜其惠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貶黃臣居鄉由疇至少大熟之年所收不過千石  
四子因官置到共有數百石通一歲秋苗緣百有  
餘石非是營私飾說前件所奏尚猶不盡瑣碎若  
朝廷容遣人察問有一款誑甘伏罔上之罪伏乞  
聖察

劾管瑒奏劄

庚子八月六日進入九日管瑒  
降兩省其舉狀令吏部退還

臣久去軒陛不勝犬馬之戀伏見陛下留意荐奉闕  
防再三然法出姦生弊不可革臣切謂朝廷行黜陟  
之政臣下等刺奉之權惟前宰執有奉無刺眼見姦  
黨吞聲切齒今奉吏有罪不容緘隱伏望聖慈少賜

眷覽臣今年二月二十日以前去年第四紙改官文字  
荐舉饒州樂平丞管瑒續次持書鋪筆帖來云奏  
以五月十七日到闕限期甚迫遂楷改作二十六日  
役進既至考功為銓吏點檢閱難乞將奏檢移易日  
子前來符合管瑒委曲懇禱臣語之曰書鋪為蛇畫  
足有奸罪謫尋常州縣換赤曆移月日因或有之此  
乃需章若旋易日辰便為罔上不敢相從不謂管瑒  
自將元檢輒行改換盜用官印行賂計會已得放散  
敢為如此它日 事何所忌禪豈可保任終身臣已  
具狀申部乞遣人根治臣 之罪伏乞 淵復曲賜  
卷四十六

原敢瞻望闕庭臣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六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七

章奏七

繳太史局轉官劄子

十月初三日批旨揚覺民等轉官恩例候試補

直長了日叔使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太史局靈慶即揚覺民等四人依醫官能說例該遇覲恩轉官今臣書行者

右臣取會到太史局遷轉資格自局今至直長共九階並係十年無過犯方許下磨勘諸室臺即滿二年遇直長有闕必須試曆算科方許轉行近者朝請至



中奉大夫該遇單恩亦曾引例得轉二行官因臣  
論列並作減四年磨勘其伎術官于赦文中初無轉  
官之文而靈臺即必須經試方可轉直長縱使令轉  
一官正與朝請大夫以上一同若輒攀醫官例暗得  
轉行則為靈臺即盡皆不試而遷誠為冒濫今來  
欲乞將楊覺民等依武臣轉官法與減五年磨勘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候進詞頭劄子

十月十二日御筆依奏三

是情犯  
間奏

臣准中書省送到武功夫夫鎮江水軍統領侯進降

官詞頭令臣撥詞進入臣昨在鎮江守官間軍中稱  
說侯進帶官錢五萬貫往湖北窠木數年無歸意就  
峽刷宜都縣起造大第招聚借樂宴會奢僭綴使矣  
卒陵虐居民奪其物產用竹纜馬船橫截江流聲鼓  
鳴鑼邀遞客旅決行號令強狗牌符一方苦之甚于  
豺虎都統官累曾催督遷延不回今係荆南帥至李  
迫因民旅陳狀告訴不法事件及校尉胡振甘及至  
之罪訴其聚集亡命圖畫入川地形恐有不測李道

備中朝廷送提刑司差官體究雖多從闊畧而攔截  
客旅等事並是詣寔臣刑部看詳恐追人路遠淹延

刑禁遂降一官及罷臣竊見聖斷方欲痛治姦賊之  
吏如侯進以官銜敵萬緡通留不歸肆其兇暴少有  
此比並李道中侯進殺到便經帥司陳狀乞將民間  
夾江林木盡行批殫例伐不許占悖帥司不從至于  
出傍禁約可見無所忌憚只降一官太為輕典今若  
釋其害民之罪則侵盜官錢所不可縱臣愚欲乞行  
下都統司抄籍家賞令荆南帥司拘牧屋業送統近  
鎮江府取索于照狠究錢物依新降旨揮斷罪施行  
所有制詞臣未敢投入取進止

繳王之望結局轉官劄子

十一月四日當晚  
進八次平御筆依

奏

臣伏觀十月二十六日指揮淮西宣諭司結局其言  
吏軍兵並依汪澈例等第推賞令開具申尚書省取  
旨臣伏見注敵督師棄漢之時強敵對壘賞交鋒及  
一行官吏頗亦憂危及寇退師還以次行賞第一等  
轉兩官第一等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第三等轉一  
官選人亦有改官者當時清議尚以為過今歲淮西  
外無邊警如一府官吏坐受恩賞竊恐凡戎之人不  
無怨望倘俟其間其姓名始行封繳不若寢之于未  
然庶幾免閉徵幸之端所有前降旨揮臣雖已書行

教望聖斷更賜詳酌施行

繳李迥差遺劄子

十一月七日  
御筆將上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石宣數即李迥差  
監行在左藏東庫臣伏覩見行條制初改官人惟有  
出身許授學官其餘必須注授知縣親民差遺蓋慮  
仕進之人不歷州縣它時除用不能通曉民事此萬  
世不易之良法也間或寅緣干請有得害親以脫親  
民之官者公議猶或非之今李迥係用臣總領所荐  
奉文字於今年八月改秩若便作京局釐務官則破  
法起例蓋自此始雖係臣門生難以容私誠恐所有

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汪若鈿用若廣恩例劄子

十一月十一日  
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皇兄岳陽軍節度  
使居廣乞以初除開封儀同三司合得親屬占射差  
遣恩例典將仕郎王若鈿收使十一月八日奉聖旨  
差監文思院上界臣仰惟陛下以任子之兄尚思更  
張之術今必全銓試入官乃所以使世祿之家頗知  
務學不敢徼幸門蔭使萌彈冠之心檢照隆興元年  
四月指揮初出官選人不許用父祖親戚今合得恩  
澤免試雖見任宰執亦不許陳乞回授若放行王若



鈍一人則絀踵而來無以救官冗之弊矣欲望聖斷  
特賜追寢乞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巫彼召命劄子

十一月十一日  
上即日御筆依奏封付洪某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巫彼陳俊卿呂廣問主時升並召赴行在臣伏  
見春秋之時諸侯互相爭戰其視國者不論其地之  
大小兵之強弱惟視其人材如何故朝多君子則敵  
不敢伐茲已然之明驗也如巫彼者才學識見政事  
操履略無一長徒以詣事奉檜為之鷹犬故能躡取  
大官令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為屈寄寓無錫縣專以

私酷為生哀聚無賴為害一邑方多事之際雖敗繒  
屠狗之人果有所長亦不應弃若其無用何所取材  
雖云嘗為執政有此虛稱初無時望品其人物誰不  
過之召節一馳取笑中外秦檜殘黨如汪勃章夏宋  
樸之徒與汲初無優劣近因言者奪其三人復職若  
汲收名則勃夏之流人皆異其復用矣伏望聖慈特  
賜鑒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汪汝嘉等差遣劄子

閏十一月六日  
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閏十一月二日錄黃一道  
內汪汝嘉差知荆門軍李琛差知永州宇文行差知

邛州臣伏見汪汝嘉昨因手刃表弟李頴停官編管  
數年之後交結秦檜親黨復還仕版幹辦諸軍審計  
日常躬親碎毆公吏遭臺章放罷稟性兇粗不知懲  
創李琛之守婺州專以刻剝為政苞苴秦檜之門恃  
勢妄作減剋軍兵請給幾至生變郡人寧有與猛虎  
遊莫遇李婺州之語劾罷已久自知潛伏今已七十  
有餘毫髮戒得宇文仔新授果州通判意欲別營差  
遣妄訴于都堂稱有女嫁知州丁訥之子合行迴避  
省部送本路勘會詣實未到聞有丁訥之弟丁頴亦  
訴于朝稱兄訥本京東人寄居湖州三子皆未娶本

宗並無入與宇文氏連姻妄冒如此何以臨民臣愚  
欲乞令汪汝嘉李琛終滿今任宮觀宇文行依舊果  
州新任差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趙密恩數劄子

閏月八日當  
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閏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趙密已除少保依前崇信軍節度使落致仕權  
殿前司職事所有合得恩數等並依楊存中昨除少  
保日乞得指揮施行臣取會省部條格即無三少初  
除恩數向來楊存中係特降旨揮依簽書樞密院事  
例今來趙密元因致仕得除少保近之再仕議者謂

嘗納還二少始

者則謂其權掌禁兵若三

衙休息諸帥回歸密必依舊請老雖不納少保可也  
今者無故而輒依前比後省緘默放行恐不免于  
清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編修官劄子

閏月十二日次日  
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閏十一月十二日  
三省同奉聖旨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臣伏見秦檜  
專權之久至其末年欲禽取天下賢士大夫而誅戮  
之檜雖奮殺人之心必有負屠宰之材蘊虎狼之性  
挾戈矛之刃者為其用而檜志之始可逞也張常先

之謀張宗元莫汲汪召錫之圖趙令衿凡是數人適  
檜之死令衿輩始免于刑戮

太上皇帝更化之初即日竄之嶺海天下之人比之  
四凶陛下踐祚覃曠蕩之澤凡輩始得生還正當奉  
頭鼠伏杜門苟活不自齒于薦紳可也雖古有使過  
之文朝廷投式丹書何時無之至若此等凶人縱使  
有荀孟之學班馬之文亦不可以其才而復用蓋廢  
錮一人使世之嗜進喜禍者不敢萌吞噬忠良之計  
所以銷姦賊于未然之前也若汲者雖以試藝登高  
第而不自愛惜

碌：州縣塵埃



之職猶之可也

入中都列屬西府而出

入省掖從容宰輔之間耶除命一出衆論必駭臣不敢避怨為人禁害使後之士有以懲戒覆車之轍而修為君子之歸也辟猶虎豹豺狼當放之于深山廣谷之中若置之苑囿則騰擲圈檻不可復制矣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余光弼職名劄子

閏月十四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信州奏左中大夫余光弼為筋力衰憊不敢久竊祠祿乞守本官致仕閏十一月十三日奉聖旨復龍閣學士以致仕令臣

書行者臣伏見章度因致仕復龍圖閣學士言者論列併與汪勃宋樸而奪之今終數月爾堯弼復託疾請老亦得此職夫老龍之去端明一間耳異時執政無瑕而退僅得端殿豈有積愆久廢之人一命遂居六閣學士之首者此除若行則同類者又將羣起而不可遏在秦檜時堯弼以臺諫而為鷹犬坐政事堂而伴食其無用而易制蓋勃夏一流人也今勃夏失之于前而堯弼得之于後一予一奪有損陛下總核之政是使握齷之士知可以竊位于一時而不妨叨榮於末路則隳喪名節爭巧官以希進矣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計議官劄子

閏月二十四日次日御筆改幹辦公事

臣近於今月十二日以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嘗論其謀殺趙令衿之罪具劄子封駁即蒙御筆依奏繼有沈介薦章稱其智畧縱橫才力明敏乞授一光州差遣或制置司職任使之招諭皇甫侗餘軍及收復九州伏覩御筆莫汲可差充沈介屬官至二十日執政批旨却作勘會湖北京西制置司合差叅議官一員奉聖旨莫汲差充計議官候立功效日陞擢所有莫汲過愆臣不敢縷數以瀆天聽但汲元係左從事

即坐罪編管化州更大赦赦令遂使臣取會吏部刑赦後即不魯叙復元官自用兵以來有都督府樞密督視府江淮宣撫司荆襄制置司川峽及兩淮宣諭司若宰執開幕府則從官作叅贊其他官屬則有叅議多係卿少郎官及曾歷監司郡守者為之其次則有幹辦公事淮備差遣應是選人只作准備差遣近歲莫及在虞允文制置司亦是准備差遣今忽超躐常制新立官稱聞者驚其異事自來臺諫彈擊給舍繳駁之人未嘗隨踵收用或有它時澡濯而起者其初必興降等差遣

沈垢弃瑕之漸今汲國臣封

駁及外等創制官名以寵之又許以它日陞擢則臣  
語言妄發實有不合封駁之罪雖蒙聖度優容臣寔  
何顏尚居禁掖臣等待朝殿乞對已三日居家自訟  
不敢入省欲聖望慈特賜黜責庶幾後日居兩省者  
不敢輕議朝廷用人得以懲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戰  
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七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八

章奏八

繳張訓通復官劄子

乾道元年四月三十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刑部檢舉到張訓  
通叙官元係張後奏宿州之役初非戰敗而統制官  
等無故引歸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係軍馬入城之  
際先次一面引歸欲望酌情定罪明賜貶降奉聖旨  
張訓通降四官本部看詳依條合自降劄日每理  
再期一官本人期限未滿問該遇赦恩合叙一官元  
係正侍大夫和州防禦使自罪降授協忠大夫果州



駁及外等創制官名以寵之又許以它日陞擢則臣  
語言妄發實有不合封駁之罪雖蒙聖度優容臣寔  
何顏尚居禁掖臣等待朝殿乞對已三日居家自訟  
不敢入省欲聖望慈特賜黜責庶幾後日居家自訟  
不敢輕議朝廷用人得以懲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戰  
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七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八

章奏八

繳張訓通復官劄子

乾道元年四月三十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刑部檢舉到張訓  
通叙官元係張後奏宿州之役初非戰敗而統制官  
等無故引歸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係軍馬入城之  
際先次一面引歸欲望酌情定罪明賜貶降奉聖旨  
張訓通降四官本部看詳依條合自降劄日每理  
再期一官本人期限未滿間該遇赦恩合叙一官元  
係正侍大夫和州防禦使自罪降授協忠大夫果州

團練使奉聖旨依所申于階官上與叙令臣命詞給告臣伏見張訓通弓矢鞍馬漫無寸長怯懦不武又無與為比但能涉獵七書百將傳藉此以為該柄隸鄂州軍籍之日與田師中典嘗財物背公營私望冒官秩至于橫行遙郡符離之役首先遁逃原情定罪戮之市朝如孔福可也既從輕典鑄官自効有司却與尋常罪犯之人會赦便與叙復竊恐無以懲戒將士臣愚欲乞將張訓通同罪之人並候軍前顯立功效之日大將保明取特旨方許叙復庶使從軍之人咸知復玷缺之艱難不敢愛身誤國所有詞頭臣未

敢撰述取進止

繳秦墳宮觀劄子

五月一日即日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敷文閣直學士右朝散郎秦墳狀昨自春官得請奉詞滿罷之後荐經憂患累重仰祿欲望特差宮觀一次奉聖旨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臣嘗讀唐明皇實錄載李林甫身死之後朝廷治其積愆諸子俱配流嶺南家口隨之每房各與奴婢三兩人并緣身衣服飲食自餘資產一切宮收臣竊謂秦檜藏姦稔惡天下之人戶知之天網不容使之自斃厥妻厥子繼踵淪亡不肖之孫

官職如故華屋厚藏可謂幸矣為之計者政當恐懼  
屏迹不復自伍于播紳之間今乃無所忌憚尚敢陳  
乞差遣雖宮觀甚小在有罪者得之則人以為除用  
之漸臣懼秦檜黨與牽連相慶自此皆有彈冠之心  
所謂一葉不去將尋斧柯者矣况當國用不足而秦  
氏之家金珠充牣國家既已貸而不藉凡前此教坊  
所法之人墳皆養之于家以奉歌酒之歡乃稱累重  
仰祿其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有如此者臣愚欲望聖  
慈將秦墳宮觀旨揮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取進止

繳潘粹卿息澤劄子 五月三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潘粹卿乞放行改  
奏葉旁作息澤事奉聖旨時令吏部放行令臣書行  
者右臣取到前件公案拖照得潘粹卿將父遺表息  
澤奏補胡備于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內降勅據本人  
稱胡備未受勅開于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內身死未  
入于當年十二月內陳乞改秦與弟清卿于團練使  
上轉行吏部檢坐條法只合作減年收使本人至紹  
興二十九年四月內却經臨安府改奏異姓無服人  
葉旁仰吏部節 告示出違條限委是乞當兼胡備



當未勅命係身止後旋行寄納稱未曾被受已是  
詐偽今來陳訴曾于限內陳乞係是乞與潘清卿轉  
官即非限內曾行陳乞奏補今若特令吏部放行則  
是條法無用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梁俊彥推賞劄子

五月六日次日  
御筆並依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五月四日奉聖旨  
梁俊彥合該軍器所皇城司酬賞可依正月六日四  
月七日已降旨揮施行令臣書行者右臣竊是正月  
內軍器所推賞旨揮官吏轉一官資礙止法人特與  
轉行不及全年人紐計推賞經因臣寮論列至今年

六月實及二年方合陳乞四月內皇城司推賞初降  
旨揮梁俊彥特轉右武大夫續降旨揮令依例回授  
今來疊前兩賞並依已降旨揮有司未知所從若用  
正月六日旨揮即歲月未滿有礙條例若用四月七  
日旨揮即已令回授無可施行臣愚以謂爵賞天下  
之砥石所以厲世磨鈍惟其明白而無偏私則僥倖  
之計不萌舛望之心不作自來正使礙止法之人有  
特旨方轉行遙刺至防禦使方轉過橫行所有皇城  
司被賞人宋鈞宋直溫皆是正使轉行遙刺梁俊彥  
亦是正使與逐人一般前降旨揮獨與起轉橫行則

為大優後降旨揮却令回授又似未當臣欲乞將梁  
俊參皇城司賞典依宋鉤宋直溫例與轉行遙刺其  
軍器所賞典即候六月內合 陳乞之時照應在職  
年月依條則與施行廢幾慶賞均一旨揮明白無復  
偏私之弊輿人不得而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繳沈介不允

詔劄子

五月十三日當日御筆

多不叶雖軍務稍靜尚須  
調護且依已降旨揮施行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湖北京西制置使  
沈介奏為寒濕所中動作艱難心氣發動臨事繆忘

乞解職終喪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  
陳請令臣書行者右臣聞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  
法當然孔子答子夏之問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也金革之事無避亦聖門之所不與頃以軍  
興起沈介于苦廬付以方面之寄介入國門而邊事  
漸已講解繼而信使交馳兵戎各已休息自都督府  
及招撫使之類皆已上印綬 局矣獨荆襄制司幕  
有如故一司官吏徒 其所辟置又屢為臣僚  
封還况介之事親嘗結清議今舉朝斷 以介不終  
喪為非朝廷若欲成人之美不當以其稱病為文具



而過其請若更留數月雖介有凱風寒泉之思無以伸其志使之重得罪于名教非所以愛惜人材也臣愚欲望聖慈許其解職終喪俾全人子之道則移孝為忠可以責其異日之報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貼黃 臣前件所陳若蒙聖斷施行所有制置同

官吏即乞依都督府例結局罷散伏取聖裁

繳薛良朋等賑濟賞劄子 五月二十四日與給事中王特外同

繳當日批出 碎免依取乞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薛良朋姜說韓

彥古辭免賑濟進職轉官奉聖旨依旨揮不允令臣等書讀者右臣等聞仁宗朝富弼守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行賑濟之策所活人至五十餘萬近世荒政之脩無以加此繼而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而弼辭曰救災守臣職也卒不受今賑濟之術比之於弼固相萬一陛下聖心焦勞非不切至然都城之外死亡之人亦不為少流尸滿川衆目所覩城中之人至於不食魚鰕而三人者並皆遷官進職衆論以為未當夫建立百官所以為民不幸而有災傷又因而冒賞則監司守令之職果安在耶今三人者自知



不安力具辭免若與後其所請則朝廷不失為民行  
賞而良朋等亦得辭受之正况今所在災傷不止一  
處若三人受賞不辭西諸郡守今及被差官吏  
彙緣覲覩殆且數十百人而未止當此天災而反行  
濫賞豈所謂修政事以答天變者哉臣等伏望聖慈  
特賜眷斲將良朋等辭免進職轉官並依所乞施行  
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取進止

繳王彥宣借人劄子

五月二十五日次日  
御筆依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係平軍節度使提  
舉太平興國宮王彥乞破行宣借人五十名及乞更

破使臣五名奉聖旨依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聞王彥  
近罷遠康管軍有自來親隨西兵三百人朝廷從其  
所請許存留五千餘者發回元來去處及發回之  
日有其數而無其人者凡百輩則其久握兵推詭請  
虛券殆不知其幾何人也今猶貪昧未已所乞宣借  
五十人及使臣五名已蒙聖慈依許臣取到吏兵部  
狀節度使任官觀合破宣借十五人曰紹興三十二  
年旨揮已行減半及休例只許踏逐指使一名申朝  
廷奏撥彥之專問于江淮無尺寸功得以節鉞奉祠  
幸矣尚此苟得難默本人已有存留親兵

五十人自當理為宣借之數若聖恩從厚只合依條  
例占破難以過數陳乞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  
止

再繳韓彥古劄子

五月二十五日上六月一日以彥古自請與外任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韓彥古辭免轉  
官依所乞者右臣等近為城外飢民死者盈川群日  
所視而官吏以賑濟有勞全活甚眾推賞嘗輒具管  
見特蒙聖慈曲賜開納朝廷已用遂人辭免依所乞  
臣等亦已置而不論其間有韓彥古申狀乃云伏念  
彥古至愚極陋之資非不知朝廷機務之煩聖恩不

可屢鬱特以冒詩人胡顏之刺寧甘以黷而群言之  
難犯有甚批鱗况何功苦之足言需此寵章之驟至  
與其佗日險庸之見詆孰若從容力祈之為優且省  
也伏望朝廷蚤賜追復席幾小人毋得而議臣等觀  
其辭語險怪豈可陳于君父之前播之四方豈不傳  
以為笑對繳之官乃輒指為小人而謂公論為險偽  
膚受之言若臣等以小人而妄議陛下不應聽從既  
蒙施行而被繳之人乃無所忌憚公然見詆如此不  
惟桀驁不遜輕侮朝廷臣等不材備位後省實難以  
振職所有錄黃并彥古申狀隨狀繳奏伏望聖斷特



賜施行

貼黃 臣等伏聞彥古昨除提舉官遭臣察封繳  
自稱嘗論訴于朝廷臣等竊謂即曹清列豈容此  
革冒居伏乞聖察

繳馬監官轉官劄子 六月七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奉聖旨收馬監可  
依累降旨揮推恩崔良輔特于遙郡一轉行一官李  
楷王貴劉彥趙昌蘇信曹繹並轉一官姜子興陳邦  
俊並補進武校尉人吏轉一官候出職日收使臣取  
到崔良輔脚色及紹興三十一年以後馬監推賞體

例照得本人紹興十七年初管馬監之時只係武翼  
郎二十年間因管幹有勞八次遷官一次用賞出給  
料錢曆自副使轉橫行又轉遙郡至於右武大夫觀  
蔡使今又該轉承宣使恩賞僥濫無甚于此臣近因  
奏對及軍中賞典仰見聖慮宏遠愛惜名器非有功  
者不與今不知馬監每兩年之內孳長若干而十餘  
人遷轉至有白身補官者如崔良輔數十年不徙職  
常法磨勘之外兩年一遷雖橫行遙郡垂手而得自  
以謂例當然也今隸籍軍門若非出戍用兵寄命鋒  
刃之下而有斬將搃旗之功者無緣有此醜賞况祖



宗成法在京官司因職任推賞之人若或再任則不  
重賞今馬監遷官雖是舊例蓋有司失于建明不曾  
有所撙節因循不革流弊至此臣愚欲乞裁以中道  
應馬監官如已三經推賞則後來賞典並與減半欲  
望審斷更賜處分如是允當即乞立為戒法及其他  
官司賞與亦乞令大臣討論裁損其取到紹興二十  
一年以後者揮錄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八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九

章奏九

荆門軍奏便民五事狀

臣伏觀紹興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手詔應諸路守臣  
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聞奏  
臣恭惟

陛下勤卹民隱出于天性臣以驚猥叨乘障之寄仰  
體

陛下愛民之心不敢以不可施行之事徒塞詔旨臣  
自到任訪之於民云荆襄頃為盜區魚內其民最甚



凋殘之餘實與淮南無異今田畝既已起稅而逐年  
又有均敷茶額錢所出甚於夏秋常賦致使茶商執  
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不惟民力重困又緣此不敢  
歸業數十年間所以民未加益并官田以附種為名  
而不稼納租趨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辦大禮代  
伉州之貢而多方取辦皆不便于民者臣雖到任未  
及半年緣茶事所不可緩臣謹條次下項

一臣所謂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者蓋  
江浙伉路俱有茶額而食為者眾商人隨時  
賣價四民不以為病惟劍瘵之地戶口耗減

而凋傷因之蓋不能損食茶如荆門軍又  
緣異時官吏不以疲民為念所圖溢額受賞  
歲增加至于數多若奉行前後朝廷旨揮令  
客人從便交易則定額必致虧減官吏當有  
責罰本軍昨來遂以人戶為率計口均敷如  
家有一丁則歲受茶三斤其丁多及老小者  
以次增減至有一家買十二斤者行之將及  
十年豪商與猾吏道謀為姦其弊不一今荆  
門兩縣之民其客戶往來不常外主戶總及  
三十坊郭不滿 百家逐年趨茶四百六十



引客人就官入納每茶一斤為錢一百八十  
一文足就旁近土產處買下等麤茶雜以本  
葉每斤不值百文却逐年定價今民戶每斤  
還五百三十文足會計本軍歲額官得客人  
入納錢一萬七百貫有時而民間僭客乃費  
三萬一千七百貫凡客入賣引到縣指定所  
欲賣茶鄉分乞留元引只以縣帖下鄉稱某  
客販到若干引令者保差大小保長門到戶  
至應主客戶並計口均敷或猾吏暗增引數  
或豪商均茶已足計託牙駟妄稱人丁進徙

差互發賣未足乞改別鄉吏既受賂更不覈  
實又與分下別鄉或不即時批鑿元引致家  
徃來影帶私販或先以私茶憑牙駟欺民均  
賣續用縣帖再勒依數認買若爭拒不受客  
即委弃于地而去不惟疲民費錢重疊而迎  
年損折入納錢亦不為少皆緣歲額過多不  
敷則無由可辦商執其枉又以高價邀于官  
西求售在官者懼譴乃復勉曲從而滋蔓  
吏姦公私俱病臣比日草奏遂點檢倚郭縣  
二十八年内都保承受縣帖均分茶數已足



而繳到客引尚多虧數縣吏却稱自均敷以  
未逐年遞趨以次年春夏季補充前一年之  
數蓋酒稅場務日生課利容有前後趨補今  
既將丁口數茶民間出錢已滿歲額而官引  
却有虧失者蓋是承襲作弊如前所陳臣已  
究治縣吏勒令填補榜示見行條法及續降  
寬恤旨揮自今更不違法均敷但常額尚存  
則實惠難行若不控告朝廷刻革此弊則疲  
民困竊未能休息臣愚欲望聖慈憐念遠人  
許令荆門軍紹興二十九年只以客人從使

實在賣到茶數立為新額或乞以見今歲額  
特賜蠲減一半庶幾易于趁辦則害民之柄  
不在茶商茶商不能確執高價自然從便交  
易是寬恤之澤實及千里一二年間必有增  
戶之效

一臣所謂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若其  
一曰營田其一曰學糧田所謂營田者前此  
邑官緣以營田結銜既上司督責即指荒閑  
田土稱為官莊初不遵依元降旨揮修蓋屋  
宇置造農其召人耕作便行追集稅戶以物



力多寡勒令認租謂之附程營田至兩年一  
替供糾奉鄉未曾附種之戶輪次認納吏緣  
為姦轉更教令糾挾善良每一戶替免至于  
追逮五七戶紛拏推託賄賂公行濫不絕  
舉縣咸被其擾過新至之戶或作佃荒田或  
只請住基而見充附種之人已搜狀指今承  
代故有犁鋤未到畝畝茅茨未庇風而而營  
田官課已遭督責臣伏見前郊赦文放免都  
督府官莊蓋是朝廷已知其弊今荆門軍長  
林縣高陽兩莊當陽縣山口莊所名營田係

安撫司專差官兵耕作即是良田實收課利  
并長林縣車橋兩處亦有官兵營田當陽縣  
只有四戶開耕實田外其他兩縣營田其一  
千七十七戶所納秋課自五十有至於四十  
一石者共一千八百餘石又有夏料小麥在  
外並是無田認納臣不住據人戶訴稱所認  
課子逐年並是尉司弓手攬納每石有費錢  
三千者每戶各有小麥十升亦有費錢一千  
者即是稅上起稅實為重疊臣愚欲望聖慈  
行下將實有官田耕種去處依舊存留外其



虛名營田勒人戶附種白細課子之數並乞除免

一臣所謂學糧田者蓋湖北兵戈之後沃壤彌望人力不給凡請佃絕荒由官司初不打量畝步若人力有餘則逐歲四旁增墾其有沒官田產即是酒戶抵當或公吏等入犯罪沒納者由既籍沒則所種之客隨其地主又復化去頃年再興學校郡縣奉承括到沒官田使名學糧初無耕夫遂勒本保人戶分畝認米謂之附種學糧皆是與本戶田土不相

連接農人不使耕墾例皆荒開不免依數填納租課臣稽考縣籍長林之安西鄉納學糧人一百二十三戶其一户有田通計長林九鄉納學糧者共二百三十三戶其有田者纔三十五戶臣今若受人戶之訴除甚無田之租則舉糧遂空無以養士若循舊不恤勒令認納則細民苦之無時而已緣本軍並無承平案牘即不見得舊管贍學錢糧之數兼並無寺觀絕產可充贍學臣以愚見相度本軍長林縣歲催學糧沒官田米麥二百石有時



而兩縣歲催常年戶絕田米麥八百戶有畸  
臣竊計本軍日今之數除累年秋夏未接聞  
出糴常平米接濟小民椿到錢一萬二千貫  
有畸糴補未足外其見管米一萬一千石有  
畸義倉所儲又在外本軍人戶稀寡設有水  
早所費賑濟之數不多每年老疾乞旬之人  
亦甚少臣愚欲望聖慈許令奉軍于長林縣  
戶絕田租內歲撥米麥各一百石以充學糧  
其附種之數並賜除免自後設官田如人戶  
願耕即以其所佃隸之常平二者既行則聖

澤 一臣所謂趨引失立法之意而重違出鑿者在  
心矣 法諸鄉村去州縣二十里外有吉凶聚會聽

入戶納錢買引於鄰近酒戶寄造上戶納錢  
三貫造酒十石中戶則二貫造七石下戶則  
一貫造三石以其錢作朝廷封椿臣竊詳法  
意蓋謂民間有聚會之事親賓往來使之納  
錢買引則多得酒醴公私有補而行法之久  
並緣為害凡逐縣就州軍請別立人戶投買



之時縣吏視其物力多寡抑勒出錢致有十  
餘千者既已得引酒戶又復視其貧富勒令  
出錢亦有主十餘千者初未嘗得酒中下戶  
緣無力出錢買引遂有過期不成昏姻者其  
縣色解發之錢未必一一皆到州郡封樁上  
下相蒙剝割生弊臣雖已禁約屬縣不得違  
法過數收錢及不得酒戶抑勒民戶多出錢  
物外但賣引尚存則縣色作弊難以一一幾  
察臣聞越勾殘欲其民之繁息令女子年十  
七不嫁者罪其父母今凋郡正欲生齒日增

乃因趨引而使失昏姻之時實害聖政臣愚  
欲望聖慈咨詢大臣講求所以革弊之策或  
可刪除此法實天下幸甚

一臣所謂大禮代佗州之貢而多方取辦者臣  
聞周之臣工助祭漢之列侯酎金各以其邦  
大小任土作貢今湖外案牘不存遇大祀年  
分鄰令荆門軍代靖州進貢大祀銀二百兩  
絹二百匹又代峽州貢絹三百匹每匹折錢  
五貫文只于峽州得絹本錢二百八十五貫  
而本軍有自進貢銀絹各二百匹兩既小墾



財賦不足如大禮年分不免東移西免非民  
何所從出官府既無前牘可考若謂自承平  
以來二州之貢並是荆門代納則向來川廣  
湖湘人京皆取道荆門軍馬項背相望實為  
富庶之地今則僻在一隅去水幾二百里非  
商旅所集募爾遺黎強名城郭臣今不敢無  
乞減免若以清州雜於溪徃賦入稀少之時  
則本軍且乞為靖州依舊代納如峽州則有  
四縣已多于荆門一倍又川江舟楫之湊商  
稅所入非荆門比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荆門

免納峽州貢物庶幾不使一壘向供三州之  
賦

荆門應 詔奏寬恤四事狀

臣伏觀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聖旨令郡守奉行  
寬恤指揮如有未盡事件條具聞奏臣到任未及三  
月民之弊害未能盡知仰體

陛下焦勞仁民之心夙夜勉凡所以惠綏凋瘵瑣  
細必行不敢逐一塵瀆天聽其大者四事每歲公私  
取於民幾三千四緡臣雖各已蠲免若非朝廷禁止  
恐向後又復檢尋前例兼恐佗郡亦有此弊欲望聖



慈特賜行下如有違戾許民戶越訴庶幾斯民永被  
德澤臣先次畫一開具須至奏聞者

一臣本軍每歲人戶秋苗有正稅米又有油麻  
豆粟雜色亦是折米近年受納官吏生弊將  
正稅米與雜折米令各作一鈔官倉則利於  
兩鈔畸零多收合耗而專斗則利于逐鈔各  
收糜費使周等錢上下侵渙比之舊年每歲  
多取人戶一二千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  
所納米每戶並併作一鈔只是畫件聲說名  
色及裁減使用錢三分之二訖欲望聖慈特

降旨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本軍酒務及公使庫舊例遇正旦寒食冬  
至各仰閩子付居民令戶納錢赴官沽酒  
自一百至一貫軍城數百家每二節出錢二  
百貫只是略得些小惡酒雖一家百金疑若  
甚微蓋凋郡難得錢物納民所居茅屋日出  
一間賃錢換十二文而遇節頓出百金比屋  
為病臣自紹興二十八年冬至以來已行蠲  
免訖欲望聖慈特降旨揮禁止以為永久之  
利



一臣本軍有獨石潭衣江漢之旁產魚甚多舊以魚利添助支費昨緣改作放生池而本軍却將江潭下流強立地名謂之車湘灘上下堤楊子灘青木塌每戶雖不施網罟至冬月令縣尉追集沿江人戶將已前魚利之數均勒認納每歲得錢二百餘貫入公使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合收錢並行減免訖欲望聖慈特降旨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管下當陽縣每歲遇人戶納夏秋二稅並今先納嘗酒錢以家業多少為率自五百至二千雖賃地僑寄之戶亦令地主抱認凡一年兩次出錢幾及二千貫臣已榜示自紹興二十九華年絕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九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

章奏十

謝宣示

御書臨帖狀

為大人作

伏蒙

聖恩差中使宣示臣

御書臨帖者宸翰昭

回儼龍蛇之飛勤使輶臨示驚奎壁之光輝拭目知

榮撫躬有章恭惟

皇帝陛下體兼衆妙聖奉多能天下無雙信義之之

北面帝中第一邁齊祖之前聞何取微臣獲窺睿藻

已陋登牀之舉詎知肆筆之方抃蹈惟深鋪張莫究

徽州除浙西提舉赴闕奏方度狀



右臣前日陛對嘗以幫源洞豪方庶奏陳猥蒙聖慈  
開納面得天語令使與大臣理會臣即日至樞府納  
劉子陳述曲折又以劉子薦其武勇可為土豪繼聞  
宰執奏事聖訓再三以臣管見為可採仰見聖慮深  
遠又以前車為戒臣竊恐朝廷尚未施行臣疎遠無  
識知恐愚者一得之慮或有小補不避犯分之罪敢  
復言之臣聞幫源四邊俱山險其中坦夷有甲可耕  
居者甚眾方庶實為之築聚族皆悍服之所又朝廷  
一真會為重紹興二十四年李沆知微用日方庶以  
歲早率其黨五十餘人至郡借糧本郡疑其為後患

守臣接之廳事館之僧寺置酒郡圃以兵官主席又  
于教場閱習禁軍馳射令方庶觀之守臣囑其控制  
盜賊方庶欣然承命且云萬一本州要使喚之時只  
得一白帖權攝巡尉便當詣前其人黑而長徽人謂  
之方庶三面稱之為保義眾皆能言非臣敢為虛語  
前年嚴州草竊聞守臣亦嘗令攝威平寨官實欲羈  
縻之以此見得方庶志在官爵臣雖不得其聚兵實  
數傳者謂已有銀槍壹萬而三衛通卒頗亦亡命其  
間亦有弓矢轉相教習若天時無水旱內外無甲兵  
則此豈足寘慮萬一疆場有驚其黨近在畿甸之內



恐小有訛梁便祖牽制為肘腋之害貽宵旰之憂臣  
謂軍興之際右列一命圍不深繫名器之重若朝廷  
呼之觀其人物語言果有可用處以密院一使臣名  
目小人易于感恩使可得其死力即是狙詐作使之  
術縱使萬槍皆出虛傳只得一方庾如玉豪用之且  
令招集民兵使其果有徒黨便可化為王師隨其多  
少皆是得用于朝廷有利而無害臣已別其奏薦之  
乞賜行出伏望聖慈更留震慮冒犯天威臣無任昧  
死

乞進賀誅虜酋表奏狀

右臣狂瞽妄發不避斧鉞之誅上于天聽臣伏讀御  
製元顏亮面貌贊有皇天降罰屢遷必敗之苟于以  
見淵鑒垂光默契菴藻果騰吉語天下同慶臣竊見  
先朝如鬼章夔离不之誅皆許中外上表稱賀今元  
顏亮傾國入寇狂言指斥其志不小宸斷赫然與夫  
同符遣將出師動中機會社稷有靈元凶捐首臣竊  
謂國家大慶莫此為比臣螻蟻愚見宜陳百官之班  
受四方之賀使造通播傳匝地呼舞奏告天地宗廟  
則神靈悅豫益降祉福然後光復舊京以示迴鑿之  
期推效千古無以比擬臣才短思澀不能著為雅頌



以繼平淮磨崖之作謹撰表文一函泝手投進尚慮  
朝廷未有旨揮無因仰塵乙夜之覽伏望聖慈許賜  
進入于冒天威臣無任

條陳恢復事宜奏

正月四日准知樞密院行府劄子三省樞密院閣樞  
密行府及楊存中等十二月一日黃旗奏報已殺虜  
酋元顏亮訖十二月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  
樞密行府行下松江諸大帥監司帥守各條陳目今  
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  
送樞密行府劄付提刑司遵依所降聖旨指揮火急

條陳聞奏臣竊謂元顏亮傾國入寇蹂躪兩淮陸戰  
未嘗敗北其鋒初未易當天相社稷使之屠戮虜驚  
鳥散侵地復歸斲食壺漿遺黎延頸恢復之期真一  
機會但我師疲勞唯旬瘡痍糧食未豐民力凋瘵若  
乘時渡淮前途堅敵恐無後援或被賊清野則饋餉  
不接却致上勤宵旰之慮今逆亮既殞大定僭號未  
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  
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虜衆尚彊自淮以北  
別無爭立之人則臣謂且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  
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昇之王師但留屯淮



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俟  
蜀漢山東之兵數道俱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府  
機會可乘則恢後故地何啻破竹席幾兵力不損可  
以萬全謹錄奏聞

繳進

太祖皇帝御書奏狀

右臣仰惟

陛下天縱聖德同符

藝祖留意軍政信賞必罰沉幾獨斷與天為謀頃年  
先臣以使事久繫異域訪求于鄜市之間換易于首

渠之家前後所積凡得乾德開賓中御府編次  
太祖皇帝御筆數十卷其間有及軍政者雖數百之  
鏃五斗之粟一匹之縑亦勞衣粟為之節減至於遷  
補軍職招接降寨賜予衣襖下至油麵柴炭之屬區  
處塗鼠委曲纖悉所以規摹宏遠成無疆之業傳授  
至于聖神二百載而中天仰繩祖武重規再造臣昨  
日目宣召入對已嘗奏陳面奉玉音許令進入但以  
表飾損舊臣不敢輒易亦欲見前此御府不為華飾  
務從簡朴如此今金畫龍文復歸天上以備已覽以  
助聖政蓋先臣寶藏之志也所有

太祖皇帝御筆六卷謹隨狀繳進伏候勅旨

水災應詔奏狀 八月一日

臣今月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滂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劄送臣者

右臣附災變之發率多緣類而起謹儒一七章合則有附會不經之失然理之當者亦不可回噎廢食而曲為之說臣謹按漢書五行傳云陰氣勝故其罰常

雨水傷百穀茲軌並作魯莊公十一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魯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厥後水災皆歸之兵興民怨所致國家自數載以來兵民死于戎事肝腦塗地者不鮮父母妻子啼號之聲未絕也

陛下有兼愛南北之心而疆校變詐于戈未可得而戢今水不潤下江湖逆溢田疇溝澮與河渠連而為一已秀之禾不得而獲下民嗷嗷未有生意官無積藏安得人人而飽之霖潦彌月勢猶未已陰氣可謂盛矣



陛下畏天愛民至誠惻怛明詔廷臣使之盡言克弊  
之用心也臣愚以謂陰勝陽之沴夷狄闖于外姦執  
螫于內也今外之所以待夷狄者朝廷有潛笑小臣  
不敢輕議而區區愚慮竊恐季孫之憂不在黜史臣  
入對之始及輪進致事皆以歸正人為憂繼因晚召  
亦嘗奏陳仰勤天問矣數旬以來漸已萌芽臣幸因  
奉詔敢復詳言向之為吳談者皆曰中原遺黎望王  
師之來則葷食壺漿願削左袵所以繼負而至又其  
思慕聖德之切者臣在江淮之間二年所聞殊異于  
是蓋山東仍年旱蝗耕者無所得食故扶老携幼南

來偷生又聞趙王世隆之後聚眾攻剽彼國指名縱  
捕亦以荒歲故牽連親戚利率來歸其意蓋欲王師  
恢復因得乘勢橫行逞其所欲上可以得官爵次可  
以得金帛子女不失歸其故鄉既來之後大失素望  
更相嘆恨而將帥所部又役使詈辱無以得其驩心  
去夏賈和仲以督府之令驅其孥累教萬口冒暑而  
來絕海遇風已葬魚腹而婦人老穉數百同舟蒸鬱  
相搏疾病枕藉死者不暇瘞埋既抵所屯雖計口給  
粟不能充飽愁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寔在于此初  
到京口則掘山中草根以代蔬茹數月之後三五成



群撥捨棄菜敗蘆于市廛之間其計無聊何以久處  
此臣目擊耳聞者如此其人之在山東皆有室廬南  
畝生之之具自若也今父子數口雜于方丈之舍上  
兩旁風無以蔽障甚者寢處于泥淖之內以它人視  
之不可一朝居也雖使禽鳥豈不思歸欲歸無計則  
姦軌之謀不得已而作今日誅甲明日誅乙必草芟  
獸猶然後已况通來北方已有招納之勝又有誅誘  
之人其黨聚于江浙兩城散于淮甸諸郡去帝城不  
遠亦復有之一呼相應特未艾也或曰叛者已治是  
人不然譬之急湍奔流勢必赴壑于其中門築土以

拒之終于衝軼橫潰而止耳臣之管見以謂其人赴  
赴可用大勝江浙所募若使人給家足無飢寒匱乏  
之患樂補軍籍之缺誠為大利若其懷土不忘則宜  
優其歸費送以舟楫使之踰淮而去則可以空患于  
未萌施恩于不報怨氣可弭天災可消或曰縱之使  
去不若遷之別壤以離其黨是又不然此輩捐生業  
棄墳墓遠來歸我亦招誘者誤之今遷之別壤居上  
者誰有仁民之心官又無以贍之客居窮處速其死  
爾是無罪而殺之也可不念哉當今陰盛之患在外  
者猶可隨機而應在內者莫急于此血浙西非盜賊

窟穴雖流徙困殍必無弄兵之事臣私憂過計伏望  
聖慈曲賜采擇而區處之至于譏切時政毛舉小事  
言而難行徒以沽名賣直則臣所不敢冒犯天威臣  
不勝戰汗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陰臣  
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措竊以  
班登禁密選貴西垣不獨掌行制書蓋亦與聞時政  
惟嫩才不至固陋庶絕溫純之詞必特操無所阿私  
乃振糾駁之職如臣者鴛材何笑鼠技易窮遇聰明

睿智之君莫伸管見攝禮樂文章之事祇懼索餐屢  
叨稱獎之榮常賜請問之燕坐文茵於帝所豈羨金  
蓮來捷步于日邊特盼珍茗比日宣召面諭恩除甫  
爾半旬有茲異渥連逢若此報稱謂何自知短絀之  
不可汲謀或謂積薪而後來居上滿盈不戒顛越可  
憂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螻蟻之誠曲履絲綸之命俾安愚分  
得允僉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舉自代奏狀



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觀左宣教郎太常博士兼吏推部郎官何稱  
種學績文蜚聲俊域使之掌制必有可觀臣實不如  
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秦使轉官奏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國奉  
聖旨洪某與轉行一官臣聞命震驚不知所指伏念  
臣備數從班常虞尸素方鄰國修好初講慶儀猥蒙  
選擇子節以行萬里往來曾無補報錫賜之物已慚  
虛受又叨進秩深所不安凡大臣事君東西南北唯

命之後况兵鋒既息道路無壅不應以奔走微勞便  
受賞典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使免譏議冒犯天威臣  
無任

辭免除翰林學士奏狀

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洪某  
可除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  
罔知所指竊以此門典誥所出西掖命令所行秩清  
地密必得其人然後可以處如臣者學問淺陋議論  
闕疎掌制踰年已試無取糾駁之職常恐曠瘝近者  
陛對伏蒙天語諭以翰長之除而又嘉其論事許令



批敕臣誤辱春知方切悚懼敢期成命遂叨超拜內  
自循省代匱之久初乏寸長仍兼故官則怨隙日增  
必致顛踣伏望

皇帝陛下興憐駕蹇曲賜保全特寢異恩俾逃何謹  
舉自代奏狀

今日准告授前件職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  
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觀左文林郎主管尚  
書戶部架閣文字施元之學問該洽文采清新使居  
英俊之彊可備翰墨之選舉以為代實允公言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一

申省狀二

書五

荆門軍論茶事狀

其近已條奏敷茶之弊而私憂過計又恐勸當不許  
以今年從便住賣之數立為新額只申嚴法禁行下  
則使斯民不霑寬恤之實惠必不得已權時之宜不  
致虧失經費又不重困民力使官民兼濟則某有愚  
見伏望鈞慈赦其狂瞽之罪某奉軍見排造戶籍再  
三與民戶較量謂朝廷以寬恤為政若以利害申明  
必降指揮不許違法均敷但恐客人遽失高價故意

過絕不來致令本軍虧折歲額欲行申請乞給降茶引本軍有行勸誘上等稅戶依客人入納官錢之數就軍買引自往隣近土產處收買堪好真茶以實價分均食用咸謂若得如此施行民戶自往買茶免得虛費高價亦為民利某之狂愚欲望鈞慈特賜減損荆門軍歲額以其數每年徑就提舉司請引至本軍從長招誘客人或民戶算請只依元引收頭子錢外更不別收勘合等錢俟至歲終本軍以其錢買銀赴提舉司或鄂州總領司交納則于兩縣之民買引得茶之外每歲實減錢一萬五千餘貫此其為利不鮮

如蒙從其所請乞自紹興二十九年為始俟指揮到日若春季已批發過客人鈔引乞許理作今年之數仍乞下提舉司于鈔引上朱批係是荆門軍筭請之引只得前來本軍往賣以免侵奪他州歲額兼乞下提舉司告示產茶去處除本軍朱批鈔引之外却不許別用客人他引批指前來本軍以免撻奪給降引數于法鈔引許留民間九年今既本軍人戶自行買引却恐當年未必便能一一買茶欲乞本軍每年只是趁納給到引價錢其往賣倒引乞隨逐年多少申繳庶使公私兩便如是向去戶口繁盛比及承平高



旅通行見得從便可以趁額則乞許以後守臣申明  
朝廷自依常法更不逐年給降又緣荆門小壘難得  
銀子尋常貢賦多是塘錢至荆南府買銀今年至  
提舉司讀引及管押人納銀有訟路脚乘等費若不  
立下些小糜費恐官司別無所出巧作名目因緣多  
取于民其面問民戶欲令每斤增收五文者作糜費  
使用皆稱情願出備若于外官吏別作增添收取並  
乞討贓坐罪

復解額申省狀

本軍據軍學進士張禮等一百二十九人陳狀稱本

軍舊解額五人靖康元年范如圭任彥直高敷回嚙  
然扈夔同年發解范如圭見任利路提刑任彥直見  
任恭州監稅項因劇盜以荆門為巢穴軍治鞠為荆  
棘人民死徙略盡至紹興五年收復方以武臣作守  
驅除虎狼鳩合遺萌始有人煙至紹興七年省部會  
問靖康元年終場人數紐取立額其時本軍土人逃  
散未歸知軍胡修武不以儒生為意只就軍城據流  
寓陳天將供稱靖康年有二百二十人終場其年就  
江陵府附試遂以四十四人解發一人續後本軍士  
人漸歸却見解額人數異同遂于紹興二十一年經



轉運司及本軍陳訴稱在承平時本軍初未曾及二百人終場之數蒙追問陳天將供稱係是應天府流寓人當來實不曾就荆門取應靖康年科場蓋是一時公吏且欲回報上司令天將妄說供報取有本軍士人除建炎紹興之初兩次無人取應外紹興七年江陵府附試終場七人解發一名至紹興二十六年終場四十六人亦只解發一人今來士子蒙朝廷養育作成垂三十年已及承平人數緣本軍去江陵一百八十里貧者乏于裹糧而幼者父母不容遠去遂使每次不能盡往附試致見人數不增只以一人備

數乞行申明復額某遂取責到本軍紹興二十六年鄉飲酒除疾患不赴人外有八十八人成礼并見今係籍學生共一百六人并會問到隣近州府體例江陵府以省記到靖康元年數係十七人分取一人紹興七年終場五十二人解發三人紹興十七年終場一百六十六人解發十一人已復舊額峽州靖康元年係八人取一人紹興七年終場二十人解發三人紹興十四年終場七十三人解發五人已復舊額歸州靖康元年係七人五分取一人紹興四年終場二十人解發三人紹興十年終場二十九人解發四人

已復舊額復州靖康元年係十二人取一人紹興十年終場五人解發一人紹興二十六年終場三十人解發三人某檢照本軍公案有紹興二十一年內取貢到靖康元年發解人高敷主簿供稱當年終場係是六十五人并見存鄉貢進士丁庭瑞亦係靖康取應之人所供符同其陳天將供狀妄報文狀其在可考某切聞胡文定父子俱在荆門寄居故朱內翰之類遠來就學如朱內翰胡侍郎皆是荆門預薦登科所以荆門士人師授頗有淵源命既解額頓窄又附試他郡憚遠不能盡行致令薦送數損無以激勸有

阻遠方士人進修之意某又伏觀紹興重修薦舉法備載紹興四年指揮緣淮南兩路無靖康元年終場之數只比附秦州之數權立諸州解額每十三人解一人今湖北諸郡並是十五人以下解發一名不應荆門獨以四十餘人為額顯是多寡不均如江陵府只是憑據人吏省記立額本軍見存靖康發解取應之人可驗不誣已將會到諸州府解發人數錄白申納禮部準備取索照會記謹具申尚書省伏望鈞慈憐念遠方士人乞將紹興二十九年科場比附本路隣近州軍體例別賜詳酌改立解額行下



代上宰相書

其鹿、公膺至愚極陋蹤跡草芥顧不足進陳于帝  
師大丞相之前僥覲觀采之萬一然伏自思念在熙  
豐時曾門躋身綸闈勸講帝幄在政和時大門籠宇  
內之財為天子侍臣不肖之孫墮其家聲無可云者  
而天借之幸名結宦牒猥受化工之賜漕臺鍾官泮  
居部使者之屬雖翹材大館所以羅致英雋而最尔  
姓名得塵技士之錄亦十有七年集也佩山嶽之施懷  
抄忽之報刻肌鏤骨天心自誓亦不敢輒處衆人之  
後退惟陽春播物者者無不蒙被籠光吐葩颺榮動

搖和風拱把之本根至于能蔭牛馬柔條弱蔓亦能  
上凌青霄發生之功何能遽數士于斯時託身鑪錘  
朝泥塗而暮雲漢造化之力與春等耳今欲軋滯思  
飾瑣說抒憔悴可憐之情顧小己區區之私夫何足  
以仰瀆成尊竊念窮而呼天理所必致捨息門面不  
進一辭則鼠肝蟲臂何所自託耶重念某寅緣世及  
鬻竊祿仕雖裘冶之緒不敢廢而材智鶻下不能見  
穎濫市王官庇身大邑罷精耗神日懼奉職救過不  
給蓬從塵走幸絲瓜戊得違萬坐之罪而孳累猥衆  
退無負郭上腴可以耘耔代祿仰首搖尾希筆端膏



澤廣幾復尋故步少進州縣之勞以免溝壑之填仰  
惟某官天命隆揀為時宗臣衅甲歸馬泰山四維功  
業卓偉固已鏤景鐘書金匱非某赳赳所能鋪張搜  
概厥今太平無象物々遂性動植飛潛鼓舞覆燾之  
間遐通毫稗共壤而擊豈門墻賤士不能澤吻一鳴  
自求斗升之水是敢犯嚴肆言以累涎埴冒觸等威  
某下情不勝戰灼待命之至

代上前執政書

某仰惟聖天子奮乾剛旋太阿尺一招賢慨乎如不  
及并謀兼智以濟登解絃上治自古曷待臺諫官御

史臺即儒館無有大小楹然一新鴻儀鷺序皆乙亥  
前幹棄沉淪之者保外而价藩近鎮亦暫屈奮老敷  
和蘇枯剗磳淄靴然後人都鄉相之位恭惟某官以  
碩德垂典刑以昌謨翼帷幄簡于細旃燁于汗簡奮  
矣蠅營醜正積年居東天日清明人々唇冀霖雨寄  
足方面寔儲巖石之望直告舍人趣治相國裝行即  
召矣某材品凡下無尺寸瘡人低徊塵壚星終其二  
視王公大人如參辰麗天可望而不可親又安有覲  
顏色之溫侍警效之重者乎竊謂閣下卿者西府遂  
持國秉則陽春膏澤可以窮垓匝宇而視府潭々某

也雖欲下望塵之拜不可得是閣下昔者之用乃  
天下之幸某之不幸也訪蘇耽之仙跡上義帝之故  
城而某迺得與遐萌小吏金未光而承餘澤是閣下  
昔者之未用乃某之幸天下之不幸也今茲給札出  
來使貂之袂相屬歸輔九五雍容槐楓之上退而謀  
國門墻尊嚴雖欲介柳陽之既見復通泰階戛乎  
其難哉僥幸閣下撫封江右卓馬少駐其餽口番城  
距高牙一衣帶水幸之再來天也捨此時不干館人  
望履幕非鄙則病是敢促擗絕湖趨起輿阜下陳以  
覲鉅公一眄之榮若夫穆天繹經國體措天下泰山

之安則某規撫已素定閣下之胸府某一介愚賢無  
以效渤海議曹之獻至于白涸轍之狀鳴負丞之賤  
又不敢墨筆操牘說以溷稜威伏惟閣下寬其罪  
而與其進焉干犯鈞嚴某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 與朱舍人書

某比獲撰履辱賜南選詩一編一百有四首自由曲江  
過曹溪抵東衡州九三百垂二百里右手執帙左手  
持轡目注心存哦誦乎齒吻不知林壑之所歷嚶喞  
之度耳也昔屈大夫受謗于楚長吟澤畔離騷章句  
上追詩雅然桀紂吳澆等事反復致詳雲霓惡草之



諷尤移後之廢放者其寫悲寓懷之語必會怨刺雖  
韓退之為時宗師柳子厚文映古今猶有雙鳥訓狐  
之詩省嫂愬螭之文中書大人以瞻學偉辭為甘泉  
望臣良筆媿遷董大冊落常揚遠徙曲江八變塞暑  
况人必憂懣亡聊日夜企而望歸我公乃買園葺亭  
培薙自遣一編之詩皆與諸郎快壻邦人之可語者  
投壺圍碁登臨所賦語工而意和格高而辭樂無鬱  
鬱不平之氣芽于中而發于外也其賢于人如是夫  
豈必留此者耶某不肖不能窺見彷彿姑以所嘆投  
園人持歸以獻

三省與虜帥僕散忠義書

玉帛來歸伏奉緘誨反復曲折備見勤誠玩味再三  
不勝欣荷伏惟元帥丞相為社稷之重臣兼將相之

大任明良胥會言聽計行生靈休戚係乎轉盼  
皇帝仰奉兩宮俯憐赤子感大國尋盟之意捐弃細  
故務在曲從誓書悉如來戒信使亦令啟行歲輸銀  
絹見已計置起發商州舊疆更不靳吝但以茲夏先  
歸四郡絕有渡淮之役今俟使命回程寢兵休士便  
行交割係虜之人即令有司刷會續當膏告以遵嚴  
約無事繁辭歲律將周神明陰相降民仁壽同享升



平岳譽無窮天下幸甚

三省與虜帥

列志寧書

此布訊緘遂勤誨牘風埃區薄審閫制之賢勞神明  
扶指喜天休之滋至念二儀以好生為德蓋百戰者  
不祥之兵脩此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  
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  
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隣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  
雖遠方有雙鯉之書豈殫情素使兩國若一家之子  
永戢仁私瞻邇惟深敷云曷罄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一



